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一七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17)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 (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陳述(S/4573)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十七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V. A.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
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17)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陳述(S/4573)。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關於剛果最近事件的緊急措施：

秘書長節略(S/4571 and Add.1)；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政府關於剛果情勢之
陳述(S/4573)

一. 主席：依照安全理事會以前的決議；本席
現在邀請馬利、幾內亞、剛果共和國(雷堡市)、印度
尼西亞、喀麥隆、南斯拉夫、印度、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及摩洛哥的代表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Mr. Mamadou Aw(馬利), Mr. Touré Ismaël(幾內
亞), Mr. Mario Cardoso(剛果, 雷堡市), Mr. Sukardjo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 Mr. Joseph Owono(喀麥
隆), Mr. Mišo Pavičević(南斯拉夫), Mr. Krishna
Menon(印度), Mr. Mahmoud Fawzi(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及 Mr. M'hammed Boucetta(摩洛哥)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理事會現在開始審議議程上的項目。
請發言名冊上第一名發言人蔣先生發言。

三. 蔣先生(中國)：以我蔣廷黻個人的名義，
我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向安全理事會發言的。因此，
我現在只是以中國代表的身分發言。

四. 這一連串關於剛果的會議所討論的主要是最
近的事件，其中我想以魯孟巴先生被捕最爲重要。這
雖然是這幾次會議的主要理由，可是自秘書長起，多
數發言人都覺得必須檢討一下過去，因爲唯有多少檢
討一下過去，我們才能對於現在取得一個確當的看
法。

五. 剛果代表起初要求安全理事會出而干涉。剛
果共和國控告的是比利時以武力干涉剛果。在本理事
會早期幾次會議，我得到的一般印象是，那時候多數
人認爲剛果問題便是比利時軍事干涉的問題。有人說
要是比國軍隊撤退，剛果問題便解決了。

六. 根據那個假定，突尼西亞代表提出了一個決
議草案，爲安全理事會通過[S/4387]，授權聯合國對
剛果共和國供給軍事援助，幫助剛果共和國恢復國內
的和平與秩序，以便剛果共和國的保安軍隊憑藉足夠
的技術協助，終能負起獨力維持秩序的責任。

七. 那時候比利時政府對安全理事會說，比利時
準備於聯合國能够接管時立即撤出；聯合國在剛果的
工作的第一階段便是據此進行的；一面聯合國軍進入
剛果，一面比利時軍隊撤退了。就那一段而言，我們不
能不說聯合國的工作大體是成功了。那個時期，誰也
沒有批評秘書長。對於秘書長的好評幾乎是一致的。

我國代表團也同別的代表團一樣，表示了我們對秘書長的工作的感激與欽佩。

八．現在回頭一看，我們知道，恢復剛果境內和平與秩序，並不像我們想的那樣輕而易舉。擾亂不安的原因看來很多，比利時軍事干涉，祇是若干因素中的一個。雖然聯合國軍仍在剛果盡職，可是我們看到和平與秩序的回復可惜沒有能够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完全；這是問題本身性質使然，絲毫不能歸咎於聯合國的政策或行動。

九．自八月起，進到了第二階段；這個階段我們不妨稱為卡坦加階段。在這個階段，剛果共和國有了分裂和發生內戰的危險。幸而大規模的內戰至今仍能防止未令發生；更幸運的是至少剛果統一的大局維持住了。這項成就不能算小。一切戰爭以內戰為最可怕。我明白為甚麼剛果共和國重視它的領土完整與統一的維持；我們至少維持住了剛果統一的大局。聯合國在秘書長的有力領導下，對這項成就有很大的貢獻。因此，我們應當承認，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的第二階段是應當視為大致是成功的。

一〇．可是，同時我們又不能不認清，在剛果，不但卡坦加有分離運動，而且若干別的省份，甚至一省之中的各區，也可以找到分離的傾向。這種分離傾向的原因甚為複雜，聯合國沒有甚麼妙劑奇方可以消除這種傾向。可是隨着和平秩序的恢復和經濟發展的進行，統一的趨勢便會比分裂力量佔上風。

一一．現在我們到了剛果問題的第三階段。這個階段，我們不妨稱為魯孟巴階段。基本上說，剛果問題的現階段是一個政治反對派的問題。在甚麼限度內反對派是合法的？在甚麼限度內一個政府必須容許及尊重反對派的權利？這個問題極其複雜，而且也沒有公認的標準。各國處理政治反對派的辦法彼此大不相同。有些國家實行一種自由傳統，那些國家不但容許政治反對派而且尊重反對派的權利。那些國家在憲法中對於合法反對黨有明文規定，反對黨領袖以反對黨黨魁的地位為國服務，由政府支給薪俸。這是容許反對黨存在、尊重反對黨權利的一個極端例子。

一二．另一方面，近幾十年我們在許多國家看到另一種作風，即極權主義的作風，完全不容許反對黨存在。反對黨領袖有的經過審判，有的沒有經過審判，不是被清算，便被鏟除淨盡。

一三．聯合國要是處理這個問題，我恐怕意見便紛紜不清了。無論如何，不管我們在這上面的愛憎如

何——無論我們偏向自由傳統也好，極權主義傳統也好，我看我們總不能不承認下列兩點。第一，卡沙扶布總統在剛果的行為既不屬於自由傳統，也不屬於極權主義傳統。他走的似乎是介乎兩個極端中間的一條中間路線。第二點——也是我所要強調的一點是，不管我們對於對付一國國內反對黨的種種辦法的愛憎如何，聯合國不能也不應當干涉。這種干涉不免違反憲章：事實上，那是違背今日通行的國際法的。

一四．我很高興，關於這幾點，阿根廷代表在幾天前的第九一四次會議，厄瓜多代表在上次會議，已經把法律情勢說得很清楚，很能令人心悅誠服了。我覺得沒有再來重複的必要。我願附和他們在他們陳述中的那一部分所表示的意見。對於像這樣一個牽涉一國政府與其反對派的關係的問題，聯合國不但從法律上說必須避免干涉，從政治上說，不干涉也是上策；因為聯合國倘若干涉，便不免種下對於所有各國都有很大危險的開端。

一五．在這種情形下，聯合國只能設法努力維護人權的尊重。我們籲請剛果政府和那個國家的所有政治團體注意人權，因為這種呼籲也是聯合國對全體會員國的呼籲。我們之所以向它呼籲，並不是因為剛果在人權方面負有任何特殊的義務，而是因為剛果和所有別的會員國一樣，必須尊重或努力尊重人權法典。

一六．因為這個理由，所以我國代表團相信，在應付剛果危機第三階段的時候，我們的行動應當限於維護人權。有些理事認為這種行動等於幾乎沒有行動。它們所要求的遠過於此。它們想要我們恢復魯孟巴先生的執政權。它們甚至說，聯合國軍應當解散剛果共和國的保安隊。我國代表團認為這種意見絕對不可採納。假如我們解散剛果軍隊，我們便是對剛果施行侵略。聯合國決不能作那種事情。

一七．在以前的階段我們雖然沒有把問題澈底解決，卻能够把事態發展轉向永久解決的方向，現在看來也是一樣，倘若我們能鼓勵理智與互相容讓的精神，或許我們也可幫助剛果走上政府與反對派在一個民主國家內成為相輔相成的力量的那種發展道路。

一八．Sir Claude COREA (錫蘭)：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清晨，安全理事會審議[第八七三次會議]了新剛果共和國的合法政府送致理事會的呼籲[S/4382]，請求理事會給它軍事援助，使它能夠維持境內的法律秩序並保證剛果全國的領土完整與統一。我們大家都還記得安全理事會對那項請求的反應是怎樣的

迅速，一致通過了突尼西亞代表所提要理事會供給所請求的援助的決議草案。那個決議案〔S/4387〕在正文第二段規定：

“議決授權秘書長採取必要步驟，商同剛果共和國政府，供給該政府以必需之軍事協助，至剛果政府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之下努力之結果，國家保安軍隊據該政府之意見能够充分擔當其任務為止。”

一九．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很快地便見諸行動，而這無疑是秘書長負起所授責任採取有力行動的結果，那是可引為滿意的事。聯合國軍不久便在剛果共和國集合，成為一支數目不可侮的軍隊，全副武裝人員約達兩萬人。不幸，開端雖好，沒有繼續下去。及至安全理事會再度審議此事，理事會因為認為它大可重申七月十四日的決議案，遂於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再請秘書長繼續採取理事會前所核准的行動〔S/4405及S/4426〕。但是，理事會雖有這些決議，剛果情勢仍未改善。

二〇．剛果境內情勢所以退化的原因很多，內則政爭紛紜，外則有種種活動旨在慫恿某些分離運動，與那個國家的既成政府為難，製造困難使根據當時的根本法而設立的政府難於繼續維持。由於這些原因，剛果政府在宣佈獨立後一星期內開始執行職務時的那種大好形勢遂逐漸退化了。這個剛才進入獨立的年青國家，在擔起責任還不到一星期的時候，在毫無任何困難設立了自己的政府還未及一星期的時候，便面臨這些巨大問題，實是一國政治演進史上最可歎的一章。

二一．本年八月之後，由於情勢急劇退化，安全理事會難於通過一個決議案，問題的審議遂不得不移至大會；大會舉行緊急特別屆會，於九月十七日審議一個決議草案，並於九月二十日以很大的多數票無異議將它通過〔一四七四（緊特四）〕。那個決議案誰也沒有反對。為了支持我現在所提出的主張起見，容我引徵那個決議案的第二段如下：

“請秘書長依照上述各決議案”——換句話說，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之條款，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並維持剛果共和國全國境內之法律秩序，且保障其統一、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以利國際和平及安全。”

二二．這四個決議案——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的那三個和大會無異議通過的那一個——意義十分明顯，都明說秘書長應當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協助法律

秩序的恢復與維持，並保障那個國家的統一、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以利國際和平及安全。

二三．我之所以堅持這一點，不過是為了強調剛果共和國法律秩序的維持乃是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的一項特殊責任。這一特殊責任交付了秘書長，由他去運用歸他調遣的軍隊。這是交付他的任務，也是我們在審議今日情勢時必須謹記的一點。

二四．在這方面，我們還要計及另外一個因素，即安全理事會最初以及嗣後的行動是根據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送交聯合國的請求而採取的。那個請求曾經共和國總統和總理簽名，他們依照那時候的法律，連同當時的議會，構成剛果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因此，安全理事會收到的是一個既成政府的合法代表所作的請求，要聯合國以兵力相助，助它在其境內採取某種行動。

二五．這一點我們必須記清，因為有人曾說聯合國軍出兵剛果，可能因意圖干涉該國內政而有悖於憲章。誠然那時候因為注意到了這種可能，所以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均有明文請聯合國軍或秘書長都不要干涉該國內政。可是，有人企圖把那句話加以擴充，藉以阻止秘書長或聯合國軍採取任何行動來執行以該國政府之請而交付它們的首要任務，即維持法律秩序以及國家安全與完整。

二六．現在發生了剛果境內這種很不足為訓的、敗壞人心的、不可思議的景象。聯合國統率了將近兩萬人的大軍，佔領了許多地方，在若干地區接了比利時軍隊的防以維持那些地區的法律秩序，然而卻不作一事去防止全國到處的紊亂不安。聯合國軍派到剛果的主要目的，如我剛才所說，是維持法律秩序。現在的情勢呢，由於一種對於安全理事會所付任務的奇特解釋，這些軍隊卻袖手旁觀，任憑搶掠、姦淫、放火，甚至殺人的事情發生不止。聯合國軍隊駐在那裏，想來是在執行維持法律秩序的任務，然而人民卻被肆意逮捕、監禁。

二七．這種情勢如何可以辯護呢？這便是我國政府眼看剛果共和國內的情勢所感到的難題。我們也像許多別的國家一樣，對這一偉大舉動，對秘書長稱之為聯合國最大一番努力的這個行動，給了我們全力的支持。我們務必要使這些軍隊被派去的目的能够貫徹才是；否則的話，對於聯合國這個組織來說，便不足為訓了，便要使整個聯合國名譽掃地了。

二八。要是本理事會必須提出一個決議案，促請在剛果遵守基本人權，要是這些人權在聯合國軍隊目睹之下仍然不受尊重，那麼其中必有毛病，而那正是現在剛果的困難的真正原因。我不是要抹煞別的原因；原因無疑很多，而且我已經提到了幾個，但是我不願花費理事會的時間來把所有別的原因一一指出。我要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原因上，而這個原因，據我們的意見，是聯合國軍在瞬息萬變的情勢下執行任務的方式太拘執了；實則這個情勢需要一種全新的對策與安排，方才不枉聯合國軍駐兵剛果。我準備稍後再評論一下秘書長在他十二月七日所作陳述〔第九一三次會議〕中對這個情勢發表的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見。

二九。問題是，採取那種解釋對不對？如果是對的，那麼，自然我們便無話可說；但是我們一定有權改變這個局面。這一點十分重要，我要提請理事會注意。要是秘書長的解釋是對的，即安全理事會給了他一項任務規定，這個任務規定不准他採取行動以維持剛果境內的法律秩序，沒有打算捲入內部政爭或干與內部政策那麼，我們便無話可說。如果這是對的，我主張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便應當完全改變那個局面，以便我們脫出那個局面，不要像一隻兔子，在一條巨蛇炯炯目光注視之下，四肢無力，好像中了迷，一動也不能動。要是我們陷入這個境地，聯合國軍尚有何用？要是真的那樣的話，那麼我們便要請安全理事會一定要把它改變，理事會便必須給秘書長一個新的任務規定，命他運用剛果境內的軍隊以達到派那些軍隊到那裏去的目的。這是說假定那個解釋是對的；換句話說，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說秘書長不得干涉內政，它的意思就是說不准秘書長有所作為。

三〇。我不妨插上一句話，聯合國統帥部似乎現在已經改變了它的政策。對於這件事我們很感欣慰。據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最近一次報告書〔S/4590〕中送來的最後消息與情報，鑒於斯坦利市情勢嚴重，聯合國已經採取行動去保護生命受到威脅的人民了。那便是維持法律秩序，也就是我國代表團主張聯合國軍隊應該採取的正確行動。但是那豈不是要被解釋為干涉那個國家的內部行政嗎？那裏現在不管怎樣，有一個政府，有一個掌理國家政治的總統，政府照常辦公。那裏有的是負有維持法律秩序之責的官吏。然則這項行動便等於或者從法律上說可以解釋為等於干涉法律秩序。但是事情已經這樣辦了，而且辦得很對。兩萬之衆的聯合國軍又有何用呢，如果他們雖然裝備精良，

力能執行他們的任務，卻坐在兵營裏袖手旁觀，任憑大批受威脅的人民被掌握省政府的那班人逮捕、擾亂，終於殺害？

三一。我們主張的是，聯合國軍在別的情勢上，如果單為維持法律秩序起見，也必須採取這種行動。如果因為認為它不在秘書長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奉任務規定的範圍以內而不採取的話，那麼我想那個解釋便錯了。但是，如果那個解釋是對的，或是我們對於這一點不無懷疑，我便要勸理事會在一個新的決議案裏改換那些訓令，以便授權秘書長完全放棄那個立場，運用軍隊——不是去參加那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也不是去支持一個政客奪取另一政客的政權，甚至也不是用軍隊去奪取另一地區的控制權，而是用軍隊去維持秩序。我知道秘書長已經遇到了一個情形，有一個政客要他用聯合國軍來支持其傷害政敵活動的企圖。我說的不是那一種的局勢，而是與斯坦利市的局勢相仿的那種局勢；在斯坦利市，現在已經採取了行動——我認為那是應當採取的行動——以免人們喪失了對於聯合國的信心。

三二。剛才我曾經提到了秘書長在十二月七日所作的陳述，其中他說：

“因此，從法律的觀點看，秘書長唯一可得的結論是，充分顧及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的規定，來執行聯合國軍的任務……事實演進已經證明這個任務十分困難複雜，不是常常可以達到的。Dayal大使的歷次報告書已經鮮明地透露了在具體情勢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例如聯合國軍曾經運用它的軍事力量來保護各派政治領袖免受暴力侵害，雖然這種保護行動引起了對方的有力抗議，說是干涉政治。另一方面，聯合國用聯合國軍來反對在國家元首權力之下行事的剛果國軍，卻被認為是超出那個任務規定的；那個國家元首的代表現在已為大會所接受。”〔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三十段。〕

秘書長接着說：

“我剛才關於交託給我並由我轉交給駐剛果聯合國軍的任務所說的話，常常被人忘記或者故意置之不顧或曲解。無論現在或過去，我們根本不能做有人說是我們的顯明責任所在的那些事情。我們要是做了現在要我們做的事情，超出安全理事會所授的顯明任務規定的範圍，那麼對我們的批評便有了正當理由。但是現在我們反因為

謹守任務規定的範圍而受了攻擊。爲甚麼批評我們的人不願在早一階段像他們現在的言論所表示的那樣，擴大那個任務規定，加上解除剛果國軍武裝呢？他們現在當真願意這樣做，不管剛果境內今後可能發生什麼變化嗎？”〔同上，第三十三段。〕

三三．後來，秘書長又提到了給他的任務規定的問題。他問了理事會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理事會，換句話說，你們各位理事，究竟有沒有給過秘書長或聯合國軍一個工具——我現在說的是法律工具——使我們能够藉以執行你們相信已授予聯合國軍的那種較大的任務？”〔第九一五次會議，第一五七段。〕

三四．秘書長對我們那一問，問得很公平。讓我們給他一個公平的、明確的回答。讓我們鑒於剛果境內現在的嚴重情形，給秘書長並且給聯合國統帥部一個較大的任務規定，一個既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又不會有別的解釋的任務規定。我們那樣才對得起他、對得起聯合國統帥部、對得起聯合國軍各級將士。如果秘書長對那個任務規定所作的解釋被認定可以成立，那麼我們要對得起他，對得起大會，便該給秘書長一個堅定、爽朗、不含糊的任務規定，使他能够執行七月十四日卡沙扶布總統和魯孟巴先生邀請聯合國到剛果去的主要任務。

三五．我不是不知道擴大那個任務規定的困難。鑒於以前聯合國在其會員國境內進行工作的慣例，這當然是件難事。我們誠懇相信剛果共和國境內越來越壞的情勢已經造成了一個不但從該國來說而且從全世界來說都是空前的危機。這樣的情勢決不能援用既有先例來求得解決，因爲先例本身便是新的、不斷變化的環境造成的。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自其開始，發展以至於它的規模之大與性質的複雜，都是聯合國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縱然遍查本組織的檔案也決沒有希望找到一個可援的先例。

三六．因此我們自己不怕正視現實情勢，倡導有些人也許認爲是革命性的解決辦法。秘書長本人表示對於理事會是否能够給一個較大的任務規定而無違反憲章之虞，不無疑慮。我們看不出這種疑慮的理由。我們認爲本案不會有甚麼行動可以解釋爲違反憲章的，因爲本案乃是一國的元首求助於聯合國，請本組織提供一種講定的援助。即使一個聯合國會員國境內沒有法律秩序，即使發生了擾亂，因而世界和平陷於莫大危險，聯合國進入一個主權國家之內，干涉其內政，

除非是根據憲章的規定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條款，也還是不正當，不對的。

三七．但是現在呢，則是一個邀請聯合國到它國內去，採取一定的行動，它若去到那個國家，爲了辦理請求它辦理的事情，對它的義務作了某些解釋並設法辦到那個國家要求它辦的事情，那就不能說是違反憲章。我們因此看不出有甚麼理由怕這個情勢會發生違反憲章的事情。究竟我們是爲了甚麼才派聯合國軍去到剛果的呢？不是要它去玩一陣，再回來，不是要它到那裏去渡一段愉快的假期。我們派它去辦一定的工作，去照顧剛果人民的利益。我們關心的是剛果人民的福利。我們要保護他們的權利；爲了達到這個願望，這些軍隊才被派到剛果。要是我們不堅持達到那個宗旨，要是我們不給這批軍隊以執行這個任務的權力，我們何必多此一舉呢？

三八．憲章第三十九條於一旦發生和平之威脅或和平之破壞時安全理事會應負的責任說得很明白。第四十條對於情勢惡化，足以引起國際安全及和平之破壞時安全理事會應負的責任，又有詳細的規定。聯合國今日之在剛果，在所有各方面，都是因爲它受了該國合法的無人否認的政府的邀請，因此我們的行動絲毫不能視爲干涉本質上屬於剛果共和國國內管轄的事件。

三九．聯合國於一九六〇年七月間去到剛果，幫助那個國家的政府維持法律秩序。自從今年九月莫布土上校發動軍事政變以來，剛果的事態演變，就實現聯合國到那裏去的目標而言，實在是一篇很不出色的記錄。我們親眼看見公共秩序大大退步了，無論中央或省級當局人員對於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都是漠不顧惜，議會機關全被棄置，公然侮辱、漠視基本人權。最近，聯合國自己還遭受了一連串的事端，以致愛爾蘭和突尼西亞部隊的若干隊員犧牲了性命。

四〇．最近幾天已有三個派員參加聯合國工作的會員國表示對於剛果共和國現在的局面十分不滿。這便引起了一個問題，而這也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聯合國有沒有維持了甚至半分的平靜局面？我們幫着把互相爭鬭的各黨的領袖拉在一起了沒有？我們是不是保障了剛果人民的安全？

四一．本人責任所在，不能不代表我國政府表示慨歎，指出聯合國雖然在場，爲天下所共見，卻沒有能够阻止剛果情勢一星期比一星期變得更壞。這是對於任務規定的那個解釋和執行辦法之過；現在，安全理

事會——讓我重說一遍——應當趕快改正那個解釋，如果那個解釋錯了的話，並採取進一步行動，以一個適當的決議案，給秘書長一個正確的任務規定。要想聯合國的威望不致遭受一個嚴重的打擊，我們便必須採取行動。

四二．我們相信，本組織的道義地位可能受到的最大損害莫過於坐觀時變，不採行動，而實際等於許多因素集合起來，與我們憲章的宗旨及原則、世界人權宣言、國際外交往來的公認標準以及現代國家外交結構的基本原則都完全相反。

四三．如果說我說話激烈，那也是因為我們深感局勢極端嚴重，我們若是任憑時事演變下去，坐失時機，便是規避我們對剛果人民以及全世界所負的責任。

四四．現在我想提出幾點積極的建議。我們認為共有四方面，如果聯合國採取堅決行動的話，縱然現在已經到了不可再晚的時候，仍有可能把我們帶回到光明大道上。我們準備簡單說明一下這是那四方面，和錫蘭代表團認為聯合國應當怎樣履行它在這四方面的責任。

四五．第一，我們相信聯合國在剛果的首要任務仍是立即恢復法律秩序。以為在國家法定機關與破壞勢力之間堅守所謂中立主義態度，便可以恢復法律秩序，是錯誤的，其後果已經十分明顯。在憲法的規範之外而談法律秩序，實在無異於癡人說夢。剛果共和國憲法建立在兩個機關之上，即國家元首和國會。為我們自己和為剛果人民着想，我們越早設法使國會得以有效行使職務越好。這是我們主張採取行動的第一點。

四六．從這一點我便想到聯合國必須以積極方式發揮它的權威的第二方面。要想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交付秘書長的任務規定得見有效實施，我們便應當促請七月十二日及十三日要求聯合國援助的那個國家元首立即召集國會兩院開會。除非國會重開，我們便無從執行那個任務規定；我們需要剛果有一合法當局，以便聯合國可以與它保持密切接觸。安全理事會在一個決議案裏說過應與中央政府諮商；那個中央政府應當產生出來而除了要求安全理事會供給協助的那個人，別無他人能作這件事情。

四七．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應向那個國家元首保證聯合國一定對所有議員於執行其議會責任時予以完全保護，以便在這個新生國家裏，民主政府的基本

結構受到保護與培養。據我國政府的意見，這是解決剛果國內糾紛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四八．第三，安全理事會定還記得卡沙扶布總統在紐約時所說的話〔第九一二次會議〕，他說他回到雷堡市之後，將以國家元首的地位盡力設法把各黨政治領袖召集起來，探求剛果人民得以平息他們政爭的辦法。我們認為有這種大政治家風度實在不愧為一個忠心於國民進步的領袖。

四九．不過，我們抱憾的是，至今卡沙扶布總統似乎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履行他在紐約所作的諾言。事實上，我們有時不免懷疑，何以卡沙扶布總統眼看他的國家的國本和法律秩序的根本動搖不定、瀕於崩潰，仍然久久保持緘默。

五〇．我們建議聯合國運用全部勸導力量來提倡召開一個剛果各黨政治領袖圓桌會議，以謀解決那些使他們現在彼此分裂的極複雜的憲法問題。我們主張邀請魯孟巴先生參加這個會議。這個辦法有一個很好的先例，也許可以解決我們現在的困難。現在要求把魯孟巴先生從獄中釋放的呼聲十分迫切。除了釋放他的其他理由，如議會豁免權等外，這可以說是釋放他的最好理由。倘若召開一個圓桌會議，便可以把魯孟巴先生放出去參加。從前比利時政府把魯孟巴先生放出，用的正是這個辦法。他們把他釋放，以便他參加剛果獨立之前舉行的那次布魯塞爾會議。我們切盼這個圓桌會議召開成功，所有領袖，包括魯孟巴先生，一齊參加。

五一．最後，我國政府深以剛果境內近來日益加甚的那種趨勢而感覺憂慮不安。秘書長在他十二月七日的陳述中稱這種趨勢為“剛果國軍中向個別政治領袖效忠的私人軍隊的形成”。我想把秘書長關於這個極重要的問題說的話讀一遍。他說：

“剛果國軍中向個別政治領袖效忠的私人軍隊的形成在九月間造成了莫布土上校的擡頭，成為雷堡市區的一個軍事領袖。難以明白的是，倘無若干外界技術及財政協助，一支比較堅固的剛果國軍如何能够在雷堡市和四週地區出現。這一發展產生了在剛果憲法上毫無根據的當局。莫布土上校率領的剛果國軍和現在控制雷堡市的其他當局，曾經多次以直接和侵略方式向聯合國軍隊以及聯合國民事工作部挑戰，在許多場所限制聯合國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維持法律秩序的工作。”〔第九一三次會議，第四十一段。〕

五二。那麼，爲甚麼容許這種非法軍隊得以成立呢？防止這種非法活動乃是我們的責任的一部分。組織非正規軍隊是違反法律秩序的，特別是因爲我們知道這個國家的政府正在設法建立正規軍隊。這便是現在剛果境內禍亂的根源，必須採取行動把它撲滅。我們完全贊同秘書長的這個看法，我以前說過，使我們驚愕的是，這些“在剛果憲法上毫無根據的”當局居然在聯合國統帥部最高官員面前挑惹許多嚴重的事件。

五三。因此我們明知在法律及軍事上可能發生的後果，仍主張現在必須命令聯合國統帥部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剛果全國境內遵奉“剛果憲法上毫無根據的當局”之命而活動的一切私人軍隊一律解除武裝。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決定。但是，坦白地說，我們看不出聯合國在現今剛果境內這種完全無政府情況下還有甚麼分別的方法。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很可以援引 Thomas Hobbes 在鱷魚 (Leviathan) 那本書中說的話，他說天然境地即“人人爲敵、弱肉強食的世界……人的生活孤苦淒慘，無異禽獸，壽命非常短暫”。

五四。我們不相信這個世界組織能够容忍這種混亂局面。倘有某一方面認爲解除剛果軍隊武裝會造成一個不良或危險的先例，我們祇能以下面的話來回答，即聯合國倘若束手無策、坐視一國陷於危殆，全部政府機構崩潰而不救，那樣造成的先例就更要壞了。我早先說過，倘若我們不肯擔起我們的責任，那麼爲了我們最大利益計，倒不如坦白承認，把我們的軍隊撤出那個國家。

五五。不用說，我國代表團決不主張撤退。從世界和平及這些新起獨立國家的進步而言，倘若聯合國放棄它所承擔的責任，那才是最大的不幸。我們既然出了面，我們便必須貫徹我們的工作，不管後果有何不便。

五六。這是我國政府的意見。在向各位佈達這些意見的時候，我們深深感覺剛果情勢的惡化十分可慮。我們認爲如不採取行動，情勢勢將更要退步。有些同事以爲沒有提出一個決議案的必要；我很抱歉，對他們的意見不能苟同。我國代表團認爲必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個決議案，把我說的那幾點列入，以免被忘記或忽視。我們要決絕地表明我們想要授予秘書長一個任務規定，命他使用他手下的軍隊，以所有他認爲必要的手段來達到維持剛果境內法律秩序的目的。

五七。我們並且主張在這個決議案裏提到務須急速採取一切可能辦法，召開那個國家的議會，並擔保

予以保護。我們同時還要促請釋放雙方逮捕及監禁的會議議員，以便他們可以執行他們身爲議員的義務；我們提議盡力設法維持法律秩序。

五八。末了，我祇想表明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些建議，完全出於我們想幫助剛果人民維持他們所建立的這個新獨立共和國的深切願望。自九月九日起，我們和安全理事會所有其他會員國便表明了我們要想幫助剛果人民的願望；爲貫徹始終起見，今天我們大家應當通過一個決議案，給秘書長以必要的權力，使他得以推行工作以資恢復剛果的法律秩序，建立法律程序，重開國會，使人民的基本人權有了受充分尊重的保證，不復有遭受任意逮捕、監禁的恐懼。

五九。主席：在請發言名單上下一個發言人講話之前，秘書長想要作一簡短陳述，現在請他發言。

六〇。秘書長：我想最好我稍等一等再來表示我對此間發表的若干言論的意見；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如果我現在略說幾句話，澄清對於法律情勢的一些誤會或誤解，或許不無補助。

六一。錫蘭代表談到了我們昨天對於斯坦利市事件採取的立場，說是那表示政策有了改變。那不是政策有了改變。那和以前魯孟巴先生請求保護時我們所採取的立場並無不同；和卡米他士先生請求保護，季任加先生在斯坦利市請求保護，和迦納駐雷堡市代辦韋白克先生請求保護時我們的立場，都完全一樣。這就是說在那方面這是我們採取的一個一貫政策，如果錫蘭代表認爲現在我們的立場是滿意的，我想那便是說他贊成我們對於保護法律與秩序，意即保護生命財產的義務所作的解釋。

六二。有人說依照現行規則聯合國或秘書長和統帥部應當把魯孟巴先生解放出來。我現在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那就要超出了我此次發言的限度。我祇想指出，據我們所知，魯孟巴先生之被捕奉有拘捕狀，那件拘捕狀可能曾經國家元首簽字，一定曾經他核准，而那個國家元首同時是出席聯合國的一個代表團的團長。那就是說，用武力解放魯孟巴先生事實上便是用武力壓倒國家元首的權力。我想我們大家都體會在每一個主權國家的關係上，這種舉動的法律意義是甚麼。

六三。也有人說，倘有一事爲法律秩序所不容的話，那就是組織非法軍隊。關於這個問題，剛才說的話一樣適用。剛果國軍，就其在莫布土上校指揮之下在雷堡市的行動而言，是受了卡沙扶布總統認可並在他權力之下行事的，而他則被認爲，自己認爲而且在

憲法上也是總司令。所以如果說聯合國有權決定我們應把這些“非法軍隊”解除武裝，也許先應當顧到這一點。這又是一個在一國之內採取行動壓倒國家元首的權力的問題。我不是要同誰爭辯；我祇是提出這一點請理事會注意。

六四．錫蘭代表談到了憲章第三十九條和第四十條。這兩條給了我們某些權利，可能視為所採行動的根據，雖然這一點在法律上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我想理事會或願研究一下是不是那兩條給了理事會或聯合國採取剛才所說那種行動的權利。有人同時暗示，即或不然的話，我們，換句話說，理事會，或許有權基於下面的事實而採取所說的行動，即聯合國是受了剛果中央政府之請而供給援助的。關於這一點，我不妨提醒一下理事會，那項請求有“卡沙扶布”的簽署和“魯孟巴”的副署；那就是說，仍然避免不了這種情形，就是你在採取行動反對至少是你據以行動的文書的兩個簽署人之一。

六五．最後，論到其他政治行動的時候還有若干法律考慮不可不顧到。聯合國自然可以用外交方法、政治勸導來盡力促進國會兩院的開會與圓桌會議的召開。但是，這和我們可以用實力為此項勸促的後盾，因而事實上成了會議的召集人，完全是兩回事。那樣辦會引起許多情景，我相信本理事會定要加以鄭重考慮。

六六．在所有這幾方面，理事會——而且我還要加上秘書長——都必須遵守憲章的規定。我相信這一定是理事會各位理事所願顧到的。

六七．我要請求各位原諒這些補充意見。我不過是提出目前情勢的幾點事實，請理事會注意。我這次發言的基本理由是指出斯坦利市的行動與我們過去數月所推行的政策完全一致。

六八．Mr. Krishna MENON(印度)：首先，我想表示我國政府承安全理事會答允依照憲章的有關規定和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參加此次會議，我們十分感激。

六九．我們得以參加此次會議，十分榮幸，但是同時我們也深感理事會各理事國從組織的觀點來說所負責任的重大，因此得告誡我們自己不可祇以沒有實際責任的批評家自居。在通常情形下，我們本來處於那種地位，但是今天我秉奉本國政府之命，第一項義務便是向理事會傳達我們的關懷，以及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們印度人民對於剛果境內所發生的種種情形的憤慨。我們之所以深感關懷，是因為我們知道那裏的

情勢——借用印度總理才幾天前對國會說的話——“極其複雜，不但對我們說，而且對所有的人說，尤其對剛果自己說，都極端複雜”。我國總理隨後又說：

“假如聯合國退出，那裏便要發生大亂，發生最可怕的內戰和外國的可能干涉。另一方面，聯合國如不能有效工作，便根本不能工作；癥結便在這裏。”

七〇．我想聯合國在這種艱難情勢下的任務是號召它的會員國提出它們力所能及的最大的貢獻，以便這個艱難局勢獲得解決。這不是聯合國第一次遇着這種有大國牽涉在內的艱苦考驗：結盟國家採取了彼此不同的立場，平時是互相敵對的聯盟的盟員反倒攜起手來。我特別想到三、四年前法蘭西、聯合王國及以色列侵入埃及時的情勢。那時候，聯合國發揮了最大功能，當時爲了和平並要求撤退侵略所表現的團結，特別是兩大國所作的反應，也對本組織的力量有莫大的貢獻。

七一．我國在剛果所承負的擔子不像在那裏派了作戰部隊的那些國家那樣重。我國在剛果服務的人員按照印度法律都是作戰人員。他們不是軍官便是印度國家軍隊中其他各級的男女人員，但是他們之派赴剛果，根據明確規定，乃是爲了擔任作戰人員以外的任務。然而他們並不因此便失去作戰人員的性質，且在日常工作中遭受了不下於他人的危險；這是他們去的時候就知道的。

七二．我們關懷的另一點是——談到這一點，我用了很大的自制力量，我相信秘書長決不致誤會我的意思——我們印度有不少國民被委派了責任很大的職位。當秘書長請調他們爲聯合國服務的時候，雖然我們很難找到人員接替他們，我們仍是欣然答應了。但是我們特別表明，從此之後他們便是國際公僕，不再受印度政府指揮了。雖然如此，一國國民仍是一國的國民，他不能離開這個事實。他們之所以被請調，是因為他們乃是一個未捲入其他爭執的國家的國民，也許還因為他們自己過去客觀盡職的紀錄。因此我們十分關心，十分關心任何中傷這些人而與個別行事絕不相干的那種蜚言流語——對於政策的批評與攻擊是我們容許的——我要聲明我國政府的立場是，凡我總統委派的官員，凡我印度國家軍隊的人員，其名譽等等都受我國政府的保護。在剛果他們祇能“有甚麼吃甚麼”；換句話說，他們祇能隨時事的推移變遷而去供職服務。

七三。因此，我們參加此次辯論，理由有三。一，和會上所有各國一樣，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二，因為我們派遣了人員，秘書長知道得很清楚，由於我們本國的困難，我們此時很難出借這種人員。三，我們深恐——這一點我準備稍後來詳談——我們認為這個剛果情勢不是一樁像踢毬子一樣可以在國內管轄、與國際管轄之間踢來踢去的事情。這是一個和平與安全的問題；我這樣說並非武斷而是有很高的權威為根據的，其中多半是秘書長自己在事變之初對我們說的話。這裏最後牽涉——而且據我的意見，自始便如此——一個本來算是已經撤出的外國對一個獨立領土進行侵略的問題。秘書長的報告書在一個地方說它已經撤出了，在另一個地方說它仍然在那裏；但是不管怎樣，讓我們姑且假定它仍然在那裏吧。是以，這件事以侵略或以違反憲章的威脅行為始，隨後造成了一個威脅和平及安全的情勢。

七四。我們在這些會議上本可像不幸常見的情形那樣，各取正反一方，記下分數，最後看看究竟誰比誰還要言詞惡毒。我認為那樣我們是不會得到甚麼結果的，因為據我國管見所及，情勢實在太嚴重了。因此，我想先來指出四個立刻可以覺察得到的主要因素：在這種情形下，應該作甚麼及作多少；究竟這個或那個辦法會產生結果，促進憲章的宗旨以及和平與安全的目標，以利剛果人民。別外兩個因素是相反的：即依法能够作些甚麼的法律問題和至多可能作些甚麼事情的問題。這四點一總看來，我認為關於甚麼是該作的事，人們心目中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而且也是理所當然的，須視他們對於甚麼是合法的及甚麼是可能的事，有何見解。但是說了這話之後，我還要說，對於甚麼是應該作的事與甚麼是不應該作的事，人們的主觀看法——正式的聲明姑置不論——繫於其政治觀點、是非之心、非洲保持和平之重要、解放後殖民地人民應擔當的任務等等。因此，對於甚麼是應該作的事，我們的看法多半要為這些情節所左右，但是常常——我並不是故意出此，而是說有此傾向——無意之中以法律理由為掩飾。法律是正義最好的幫助，也是不義的最好烟幕。這在人類史上是向來如此的。

七五。因此，我準備稍後來一一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我要以我國政府的名義提出的主要主張是：聯合國據以工作的不是一套天賜的約文，像米太人和波斯人的法律那樣。這個擁有將近一百個國家的龐大組織的憲章篇幅很小，因為它揭示原則、定下某些準繩，所以大概僅有我們各國本國憲法一半長。但是我們這

個組織的主要特點是它乃是一個機動的組織，因此我想從這個觀點，來看一看秘書長和若干代表團各次發表的言論；因為時間不多，我想先提出根據國際法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七六。我相信我以前在另一場合向理事會說過的一個學說——通常叫做 *rebus sic stantibus*，即情勢變遷說——適用於現在這個情勢。我們今天不能仍受三個月前有效的一個行動方針的約束。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像一個風信雞一樣，天天變動，或是說我們成了機會主義者。某些行動，某些解釋，在某些時候是對的。一讀秘書長的報告書，我們便知道問題的處理繫於當時的需要。因此我們不可單因為某一個人說了不要干涉內政——我稍後便要討論我們從前干涉的程度和地方——不要侵犯國內管轄，用武力或不用武力，標準啦、雙重標準啦，等等的話，便存了過分顧忌，為其所拘。我們要看清情勢的變化，隨機應變。

七七。查閱秘書長所作的陳述，我們看到他說過：“雖然正常經濟活動遠未達到滿意地步，由於聯合國供給的種種援助，生活究竟得以在至低限度的正常基礎上繼續不輟”〔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三六段〕。那就是說，至九月初為止，由於聯合國的行動，那裏情形多少恢復了正常。此後，情勢退步了。當時採取的行動，日夕不同，原因是，在這方面，法律成了一個怎樣解釋的問題。

七八。後來，到了自九月起的時期，為免失禮起見，似乎不必爭論我們在此地舉行的大會緊急特別屆會是否與這個情勢不無關係；它也許是因，也許是果；但是，總之已有了爭論，而那爭論大部分在剛果起了反響，於是局勢變化一一發生了。我想談一談這些變遷。

七九。第一，聯合國介入了，介入的原因不是有一個羣衆大會請它介入，也不是因為它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因而介入了。聯合國介入，是應一個依法成立的政府的請求；據我們所知，那個政府乃是受了該領土的法律承認的政府。以後情形便不同了。不但人人都知道而且從秘書長的報告書也可以看出，現在那裏已沒有有組織的政府，完全成了混亂局面；既然我們當初是應一個政府之邀才去到那裏的，那個政府那時候乃是該國的當局，這便是一大變遷，因此我們必須看看它的後果是甚麼。

八〇。第二，在聯合國介入的時候，剛果軍隊雖然不是甚麼紀律嚴明的軍隊，究竟還是一支聯合國認為講得起紀律的軍隊。我還是不願多引徵秘書長的報

告書，但是它顯示因為軍隊捲入政治，這種紀律已是談不到了；Mr. Hammarskjöld 講到軍隊變成一個政治機關這件事講得很明白。換句話說，那個合法政府，那個力行民主、無疑合法、符合憲法的政府，由於政變的結果，事實上被一個事實政府代替了。軍隊加入政治，這是一個變動；法律的適用必須顧及這一點。

八一．第三，聯合國去到那裏的宗旨之一是維持剛果的完整，即不要鼓勵分離主義勢力，但是除此之外，它還要在可能範圍內以經濟、技術及其他協助，使他們團結起來。可是這方面局勢也變了。分崩離析之象開始了；秘書長在他最近一次的報告書中談到了這件事，他說：

“隨同中央政府的解體，甚至也許是由於中央政府解體的結果，剛果國軍之內出現了效忠於這個或那個互相結仇為怨的政治領袖的軍隊單位。這種情勢到了幾將演成大規模內戰的地步，若不是因為聯合國及早干涉、盡其力之所及，使互相爭鬪的各派系不得為害的話……。”〔同上，第三九段。〕

八二．這是分裂之象初呈時的情勢。聯合國那時干涉了；Mr. Hammarskjöld 在別的地方，也曾提到這件事。如果在七月間聯合國有干涉的必要的話——你們大家當時一致認為有必要，而且那也是安全理事會全體一致的，一次表決——那麼，如秘書長所說，今天就更有必要了。對於這一點，我剛才已經宣讀了我國總理所說的話，我們完全表示同意。

八三．此外還有若干情節也都變了；那就是說，聯合國介入目的是使比利時軍隊撤出。他們撤了沒有，我準備稍後再講，但是事實是雖然聯合國一旦進入，外國軍隊即應退出，現在反而除了聯合國之外，從中干涉的外人倒多起來了。這一點現在無需詳談，因為我們沒有資料，同時聯合國雖有軍隊，可惜卻沒有軍事諜報。我不是說它的軍官都是無知無識，而是說它沒有軍事諜報。聯合國要我們派醫生、駕駛、軍官、護士；卻沒有要軍事諜報員。可是，我們之中有的在那裏派有代表。

八四．回頭再講情勢的變遷；其初是一個新國家請求聯合國援助，聯合國於是進去設法謀求改善局勢，據秘書長說，至九月初為止，情勢的確有了進步——但是我想現在除了說簡直是混亂、無政府狀態以外，實在無以名之，而且不但今日如此，即以前一個時期也是如此。那時候有一個所謂“專員團”的機關，其中為

了黨派鬪爭及構怨結仇，收羅了一班年事已長的大中學生。那便是為這個國家的未來混亂，撒下種子；非洲這一大片地方誠然屬於非洲，我也不打算讓喀麥隆代表以為任何他人對它有企圖，但是它的自由卻是與我們大家無不有關的事情。這個情勢最壞的一點是，年青的一代居然被那些不但想在他們自己中間還要在新起一代人之中製造冤家對頭的政客所利用。我們必須從這個觀點並且斟酌隨時的變化，來處置這個情勢。因此，我們必須慎重查考對於我們的權力和我們的立場所作的解釋。

八五．在繼續講下去之前，我不得不談一談問題的若干其他方面。我們在這件事上並沒有特殊的立場，但是正如我們已經奉告秘書長的話，因為我們派到剛果的軍隊人員沒有武器，要使國會和輿論不出怨言，殊非易事。我剛才說過，這些人員是戰鬪人員，而他們現在擔任的卻是非戰鬪任務——要一個軍人作的事情最難者莫過於此；他們受的訓練便是戰鬪訓練，誰要攻擊他們，他們便以攻擊還報。可是，他們奉命出去，無論是在剛果、迦薩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有很好的表現，處處忍讓，克制自己。

八六．別人的事情我不能談，但是單就我國人而言，我們外交官和他們的家眷受了不該受的待遇——縱然我盡力說得輕一點——他們的自由、財產和來往屢次遭受了侵犯。例如我們印度軍隊的軍官——對於他們的能够這樣有忍耐，我深表敬佩。一個軍人去施行懲戒、殺人，十分容易；軍人挨打而不還手，卻十分難。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派出去的實在是一支甘地軍隊。其中一個軍官被人打倒在地上，被人踐踏、毆打，我們聽說他的脊骨受了傷——我們無法查明究竟——被送進醫院，唯一的原因是他坐了一輛汽車，別人要那輛車。這分明是攔路行劫。而我們卻在談甚麼法律秩序。這種侮辱使我國人心大為激動。但是我們並不要訴苦。事實上，當一部分輿論很自然地要求另一種行動的時候，我國表示認為我們必須好壞並受；這是我們的一部分義務。可是，大家仍然應該知道，這種事情不是一個國家——或許我不應當說一個國家，因為我們不能說它代表一個國家的全體——不是目前負或不負管理國是之責的那班人對到那裏為他們服務的人應有的待遇。另外一個軍官被人打傷，兩個耳鼓都打破了，從此官能殘廢，不如從前。我不願一一細說這些事件。

八七．十一月二十八日，莫布土的軍隊奪去了一輛屬於印度醫藥隊的救護車。即在戰時，醫藥單位也

是不可侵犯的。我想特別請求在座同仁中對於那班依法或非法握權者能有影響的人，務必設法在這方面多少維持一點體統。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有這樣一段報導：

“莫布土上校的軍隊昨天奪去了一輛屬於此地印度醫藥隊的救護車……早先，剛果兵把護送一個奈及利亞將官到機場去的兩名印度軍事警察繳了械……一個剛果軍官把印度支隊司令官住房的什物全部強行拿走，現在並且佔用那所房子。”

八八．連聯合國借用的印度國民如 Rikhye 准將等也遇到了裝甲車和東西被奪走的事情。Mr. Dayal 和 Rikhye 准將常常受到威脅。我們印度在剛果的人員還受到了事情雖小但次數很多的不體面待遇，以及把我們稱爲一支佔領軍的政治宣傳。Roy 上校於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去到機場的途中被人阻擋，而阻擋他的不是平民，卻是剛果軍隊。印度支隊司令官 Harmandar Singh 上校和他的副官 Jagjit Singh 上尉在去到他們辦公室的途中被人停下，奪去了汽車。這分明是攔路行劫。

八九．十二月三日情勢更壞了——發生了平民攻擊平民的事情。因此，我們現在到了完全無政府的境界。在這種情形下，當情勢到了這種地步的時候，我們怎樣還能夠推敲法律的細微枝節，實在是值得考慮的事情。本月初我們印度最大的通訊社印度報業信託社(Press Trust of India)的通訊員兩次被剛果平民包圍毆打。當地憲兵趁他不在的時候，去到他的旅館——其餘的事情各位自可想像。這不是一兩個流氓幹的事情，因爲此後當局——我不能說它是政府——立即下令要把他驅逐出境；這就表示這些不法行爲得到了他們的某種承認。我樂於報告的是，我們雖無官方情報，我聽說昨天剛果當局收回了他的驅逐令，因此我們以後還可以從那裏得到一些新聞報導。這件事可能是多虧友邦惠予幫助之力。

九〇．在外交豁免權保障之列的政府文件也被干擾，而干擾的手段不是間諜刺探，而是搶奪。我說的是公文竟被代表剛果當局的人留下的事情。

九一．不但如此，我們還有理由相信，剛果政府——現時的當局——似乎認爲任何國家若在聯合國發表不合他們口胃的意見，便是一個敵對國家。果然那樣，我們便不能參與那裏的工作了。如果批評標準是我們不應當在這裏發表我們的意見的話，我們便不能在任何國家派駐大使了。

九二．這是實情。因此，我們並不是爲述說暴行故事而述說暴行故事。我相信我們受這個局勢的影響或許還比別人稍微輕一點。

九三．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聯合國去到那裏的理由是甚麼。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最早的那個決議案[S/4387]說過後來又數次重申的話：“促請比利時政府將其軍隊自剛果共和國領土撤出”。那個決議案授權秘書長採取一切必要辦法以達此目的。後在八月九日[S/4426]，安全理事會又說：“促請比利時政府在迅速執行辦法之下立即將其軍隊自卡坦加省撤出”。

九四．比利時政府對秘書長的要求，於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答稱：

“……比利時軍隊現已完全撤出剛果，唯一例外爲第一傘兵營途經奧爾伯特維爾(Albertville)的若干人員……”[S/4475，附件肆。]

這是軍隊口說撤出了而仍在那裏的事例之一，因爲它說比利時軍隊自剛果撤出在事實上已經完成了。

九五．在同一天，秘書長函告比利時常任代表：

“但是秘書長剛才自他的代表收到報告一件，這個代表係於本日到達卡明那，時間是八月三十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當地時間)。那時候，比利時戰鬪部隊計四百人傘兵營一營，機場警衛一連共一百二十人，及航空學校一個計教師及學生共五十人，尚未撤退……

“秘書長對於布魯塞爾送來的情報與就地查明的事實其間顯有出入”——這話說得十分溫和——“表示驚訝。”[同上，附件伍。]

九六．我很明白布魯塞爾和剛果時間上有差別，但是這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事實有出入的問題。比利時政府說這是因爲

“……交卸職權，移交物資，時間有參差……”[S/4475/Add.2，第一節。]

九七．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的不幸經驗是，軍隊開進別人國土，常常比退出快。過去已有過這種事情。侵略軍隊向來行動迅速異常，也許是因爲去時用降落傘着陸，有了地心吸力的幫助，去的時候卻兩樣了。

九八．比利時人這樣以時間參差爲辯解後，於九月四日收到秘書長如下的覆函：

“再者，據該項報告，這個基地連同巴那納(Banana)，現在仍有六百五十個比利時人。那裏的司令官親口說，這些人都是戰鬪員，中間沒有技

術人員，而且他自己便是一個傘兵隊員。對巴那納海軍基地進行空中視察時，還看見了砲艦兩艘。”〔同上，第二節。〕

九九．這一切自然都可以說是技術問題，因為砲艦無疑乃是技術進步的一個結果，但是事實俱在。這是秘書長說了情報不正確之後又過了四天的事情。情報有出入，設法辯解，過了四天之後在一個地方仍有比利時軍隊六百五十人。

一〇〇．又是在同一天，秘書長說：

“據秘書長收到的情報，卡坦加軍隊及其他與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進行武器衝突的團體現時有比利時籍軍官在內。”〔S/4482/Add.3，第一節。〕

這便發生了直接參加與從中贊助慫恿孰重孰輕的問題。我認為，供給技術協助及指揮軍事性質或半軍事性質的行動，便是直接干涉。

“但鑒於此種情形，此一局面或可解釋為比利時政府至少准許與其軍隊有關之人員根據某種‘技術協助’方案幫助與剛果政府作戰的軍隊。”〔同上。〕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一個聯合國會員國，一個我們對它在歷史上和許多其他方面的成就十分敬重的國家，不但從中幫助而且用了技術協助為掩護，來作這種事情。

一〇一．這不是把與事實相反的情報送給安全理事會的第一次。從前有一次我用了兩三天的時間來揭破對安全理事會隱匿事實真相的事情。Mr. Hammarskjöld 隨後說“此一局勢本質上與個別私人投效於一外國軍隊不同”〔同上〕。因此，所謂他們不是軍隊而是休假軍人等等那種通常的辯解之辭，不能適用。

一〇二．秘書長接着說：

“鑒於慣常的軍事律令，可以假定此種移調……如非經過比國軍事當局某種方式的同意，必不致於發生；總之，殊難相信比軍軍官竟然斷絕與比軍的關係，參加剛果境內省籍軍隊作戰而未獲得其上級軍官的核准，從而確保於必要時得以重回比軍，對其官級與年資均無損失。”〔同上。〕

一〇三．在這裏我想插上一句話，即這種違法行為如不仔細加以考查的話，那麼一旦實現裁軍——也許這話不很恰當——一旦世界變成解除了武裝的世界，這種規避行為便要使維持和平的工作十分困難。

一〇四．比利時政府在覆文中說：“在這種情形下，對卡坦加的憲兵團供給了少數的比利時專家，作為技術協助。”〔同上，第二節。〕為甚麼憲兵需要技術協助，實在難於了解，除非他們不會用鎗。果然那樣，他們便不應當有鎗械。比利時覆文接着又說：“這種技術協助殊難視作違反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正文第二段規定之措施。”〔同上。〕這就是對秘書長說，事情是對的，不過他的解釋卻錯了。

一〇五．九月八日，秘書長函告比利時常任代表：

“頃收到證實的報告，一批武器，上有‘比利時武器’或同類標記，據估計重約九噸，昨日在伊利沙白市 (Elisabethville) 機場自比利時航空公司 (Sabena Airlines) 的一架 DC-7 民用機卸下。

“秘書長深盼比利時政府立即注意此一報告，俾便查明是否比利時政府曾運送或核准運送武器自比利時至伊利沙白維爾的省政當局。”〔S/4482/Add.1。〕

一〇六．比利時方面答稱：“這是代保安隊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以前訂購的貨物”——一個常用的辯解理由。一個病人在病勢還不那麼重的時候訂購了一種藥，如果吃了病人便會送命的話，那麼藥房就不應當交貨——“辦理交貨乃是一個不明時局的官員無心之誤。”〔S/4482/Add.2。〕一個負責政府歸過於一個倒楣的官員，不能不說是很不幸的事情。

一〇七．我想再引徵秘書長的第二次進度報告書。我把這些報告書都當作秘書長的報告書，因為我相信他一定為他的代表，奉其訓令行事的代表負責。在這方面，一切本於團體精神，我們不願持任何彼此之分。秘書長在他的第二次進度報告書中說：

“最近幾個星期，比利時人返任剛果各方面公職的證據越來越多。重開經濟企業及參加真正人道性質的工作雖對這個國家有益，不幸頗多進入分子其目的似乎在取得行政機關中的宰制力量、排斥或阻撓聯合國技術協助與力量的運用。現理由相信，若干比利時人曾經積極幫助武裝主張分離的剛果勢力，有時比利時軍官還指揮並率領在若干地區難逃殘暴與壓迫行動之責的軍隊。一部分由於比利時境內看來是有組織的招募運動，無論雷堡市或各省政府的各部均有比利時籍顧問回來。”〔S/4557，第七段。〕

一〇八．我們聽說現在布魯塞爾有一個招募處。這和剛果已經得到了獨立的說法殊不相合。報告書接

着說：“在這些回來的官員中有很一部分人的動機與活動顯然和大會決議案的原則及聯合國剛果工作的基本目標不相合。”〔同上。〕

一〇九．比利時政府的回答是對聯合國特派代表加以攻擊，我希望稱頌秘書長及其代表的工作的人要注意此事。比利時政府在它對 Mr. Dayal 的報告書表示的意見中說：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的第二次進度報告書使比利時政府和比利時輿論大為不滿，它們對於那種根據一連串純粹主觀的言詞與解釋而作的偏頗判斷、不明不白的譏刺、無稽的中傷誹謗和關於聯合國決議與決議案的武斷解釋，深感駭異。”〔S/4585。〕

一一〇．那就是用客氣的方式說一個人說了謊話。Mr. Dayal 之反對運入這些武器，是否便是對聯合國決議與決議案的一項武斷解釋，可請各位批評。在安全理事會十二月八日那次會議，Mr. Hammarskjöld 說：

“……我在我昨天的報告裏之所以沒有提出那篇報告書”——那是說 Mr. Dayal 的報告書——“論到的比利時捲土重來那個問題，完全是因為我們沒有與安全理事會的討論有關而經過證實的情報來補充那篇報告書。”〔第九一四次會議，第七段。〕

那就是說沒有新的報告。這是目前的情勢。

一一一．第二次進度報告書中還說了下面的事情：

“十月二十五日在 Mwene-Ditu 及 Kabinda 區域發生了 Kanioka 人和 Baluba 人之間的武裝衝突，結果死傷人數甚多，但確實數目尚未斷定。這次衝突曾被聯合國軍暫時阻止，但是雖經聯合國努力安撫——足見曾有努力安撫的事——“後復再度爆發，且更兇猛。一支人馬約五千人，在一個叫做 Captain Roberts”——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個比國人名——“的操英語的歐洲人”——我們不可因此弄錯了人，因為比國人能操流利英語——“和住在 Mwene-Ditu 的非剛果籍居民率領之下，於十月二十八日冒了武裝的 Kanioka 人的反抗，開始向 Luisa 前進。在比利時人率領下的 Kalonji 隊伍燒毀了 Malunda 鎮，並將鎮上居民殺害。

“Captain Roberts 和他的三個助理於十月二十九日企圖帶領他們的隊伍衝過聯合國防線，反抗

停火令，遂於是日被捕。”〔S/4557，第七十三及第七十四段。〕

這要不是反抗聯合國的話，我倒想要知道甚麼才是的。Mr. Dayal 接着說：

“器械精良的憲兵隊在比利時軍官統率下出現於卡坦加中部及北部，便是反對卡坦加現政府的 Baluba 部落若干時來感覺憤激的一個原由。”〔同上，第七五段。〕

一一二．這是當時的情勢，也是我們後來從秘書長所得情報的背景。因此除了蘇聯代表團所以召集這次會議的目的以外——這一點因為議程改變已稍有修改，可是我們並不打算討論那些程序問題——我們現在審議的無疑是一個緊急情勢。當我們在此開會的時候，秘書長很有正當理由又把斯坦利市的新情勢告訴了我們。我要把我國政府的立場說清楚。我們認為殘忍便是殘忍，不論發生於何地。我們認為凡是法律所不容，尤其道義所不容的強暴行為都是殘忍。因此，一件事發生在雷堡市或斯坦利市，其重要性並不因地而異。我們認為如果報告屬實，為了政治或軍事目的，扣留人質，是完全違反文明世界的法律的。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如果前比屬剛果仍是一個國家——依照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國家總是存在的；政府可以改換，但是國家永存——那麼，剛果便必須接受比利時政府以前對日內瓦公約所接受的責任。

一一三．日內瓦公約處理的是平民及因內爭而起的情況的問題；根據日內瓦公約來看，雷堡市當局幹的那種扣留人質、殘忍及侮辱人格尊嚴的事情絕對是違反國際法的。一個國家初到聯合國來，第一年便公然違犯了日內瓦公約，而日內瓦公約不但是經許多國家自動批准——誰也沒有強迫誰——接受的國際法，而且也是一項千古不磨的人道性質立法，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一九四六年訂定這個公約的時候，我國曾經有過不小的貢獻，其整個體系完全是基於人道性質的考慮。

一一四．這使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有人告訴我們說，紅十字會曾有報告。我們聽了很高興。我並不是說，組成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絕對客觀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下意識的不客觀是人情所不免的。但是，大體而言，國際紅十字會的名譽很好，是我們樂於承認的。可是，我們認為如果國際紅十字會在一個地方是有用、可靠的，那麼在另一個地方也是同樣有用、可靠的。

一一五。有人告訴我們說，關於魯孟巴以前的擁護者所遭受的殘酷待遇已有報告。我們不能說我們不關心眼睛被人挖掉了的這些人。據我讀到的關於其中一人的報告說，一隻眼睛已經瞎了，另一隻恐怕不久也將失明。無論如何，國際紅十字會有一件報告。如果對於一件事可以讓國際紅十字會提出報告，為甚麼關於前總理卻沒有報告呢？為甚麼那件報告只是比國醫生寫的呢？為甚麼卡沙扶布總統反對讓國際紅十字會提具關於這個人的報告呢？

一一六。我不打算在這裏透露我們得到的情報，因為否則可能產生不良的後果。但是，無論聯合王國代表或美國代表根據間接情報說的話，或剛果代表說的他受到了好好看護或他安然無恙的話，我們此刻均不接受。自然，一個人無恙與否對他的家屬或許十分重要，但是遇到這種事情，就大不相同了。有一個大政治家說過：“一個人死了，是一件極大的不幸；一百萬人死了，只是統計數字。”因此，我們要從這個觀點來看這些事情。

一一七。我想，同一法律應當到處適用。我國政府譴責殘暴行為，不論它是在斯坦利市或是在這個國家另一地方發生的，因為這是一條國際法，是一種習慣，是一個公約，是人人必須遵守的一個道德戒條。

一一八。雖然說來次序或許有點零亂，我仍想把我們對於斯坦利市事態發展的立場說完。我要敬請秘書長注意我說的話。有人說那裏有數千歐洲人可能被扣留作為人質，他們聽說了以前發生的種種暴行的故事，以及可能還要發生的種種暴行，如同搶掠他們的私人財產、侵犯身體等等的事情。這是一個十分嚴重，令我們不能不十分關心的情勢。但在同時，我們也稱讚聯合國當局用了必要的力量——使用力量不一定就是殺人——阻止這些暴行。

一一九。我國並不主張戰爭或軍事行動。可是，誰要是攻打我們，我們便要採取必要的行動。

一二〇。因此，就斯坦利市之事而言，我們歡迎這一行動。但是，理事會的任務不是打仗、報復或作那一類的事情。秘書長剛才已經對我們說明了準備採取的行動。我並且高興聽了他對於在斯坦利市所作事情的解釋。

一二一。但是另外尚有幾點我想提請理事會注意並希望秘書長留心。首先，報上有一條新聞——坦白地說，報上看到的東西我並不全信；否則，日子便很

難過了——說莫布土上校——我想他是有權稱做上校的——準備帶領三百多名傘兵到那個地方去。

一二二。這便引起了兩個問題，並且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首先，這些傘兵是從那裏來的？如果是純粹的剛果傘兵的話，那麼比國技術人員在那裏所為何來？降落傘從那裏來的？飛機從那裏來的？這些東西一定來自剛果以外，因為剛果政府決無力量製造這些東西。我知道有些政府在技術方面比較進步，一個傘兵營不是一樁容易事情。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從飛機中推出的人可能是剛果人。這一點我不否認。在殖民地軍中，所謂勇士常常被推出來送上火線。這些傘兵是從那裏來的？如果是比利時人或外國配備他們的，我們有權知道此事。

一二三。但是那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最重要的是這一點：讓我們姑且假定那些傘兵去到那裏是為了保衛法律秩序，是為了保護瀕於危險的人。那麼，剛果傘兵和聯合國軍隊便目標相同了。目的如果相同，便可能構成一個同盟。聯合國將要同莫布土上校的軍隊混在一起，一同對莫布土上校的敵手作戰嗎？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情勢。

一二四。聯合國要是到那裏去，那麼另外便不需要別的保護軍隊。如果聯合國覺得它的保護力量不夠，再不然，如果剛果傘兵覺得義不容辭，非去不可，那麼他們便必須加入聯合國軍，接受聯合國統帥部的命令。一個問題不容有兩條各自獨立的行動路線。否則便要引致嚴重的政治糾紛，便要損害聯合國的立場。

一二五。我也許完全是枉費氣力來講論此事，因為這畢竟只是一條新聞報導。秘書長沒有給我們這項情報。這事勢須調查。

一二六。現在我要討論一件甚至更要嚴重的事情。在這方面，我依靠的不是報章新聞。我是以我國政府的名義發言的。我們相信比利時人在盧安達烏隆提集結了軍隊。這是嚴重違反憲章和比利時人所訂協定的。盧安達烏隆提境內軍隊的數量超過了一個託管領土的需要。要想為此目的利用一個託管領土，必須得到安全理事會核准，我相信憲章第八十二條有此規定。大家都還記得關於利用一個託管領土進行試驗那個問題的法律爭論。我不打算討論那件事。

一二七。這個託管領土乃是聯合國的神聖信託，比利時人在那裏僅居於管理當局的地位。大會不久便要審議盧安達烏隆提權力移交的問題。我們深以一個剛果情勢在那裏發生或重演為慮。我國對於用這個方

法或用給他們一個“假獨立”的辦法，把盧安達烏隆提變成一個用兵基地的企圖，視爲是非常嚴重的事。

一二八．如果託管領土可以用作侵略別的地方特別是斯坦利市的出發點，聯合國便要擔負嚴重的責任。因爲秘書長說過他願意得到世界各國領袖的支持，所以我希望理事會各位理事和各國政府首長運用他們對於當事各方的勸導力量，告誡他們不要有殘酷行爲。我相信美國、聯合王國、西方各國，另一方面的蘇聯，和像我們那樣謝天謝地沒有盟國的國家，一定都會運用它們的勸導力量，來阻止違反憲章的行爲，以免加重剛果境內的困難。

一二九．不管喀麥隆代表昨天所說的話〔第九一六次會議〕，我們與非洲解放了的國家是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的。我們在不多年前還是一個殖民地。有人問：“甚麼是殖民地？”他們這一問，我是可以了解的。他們從來沒有當過殖民地臣民。我們知道殖民地是甚麼。

一三〇．我們要告訴各位的是，一個帝國的本色是不會改的。過去，有許多帝國分解了。有的像大英帝國那樣，放棄了帝國主義的觀念。進步也許不像我們所盼望的那樣快，但是玩花樣、弄玄虛，是不可能的了。那是它們自己的人民和它們所統治的人都不容許的。我說這話，一點也不含糊。但是過去的帝國是用分化政策來統治的。離開非洲之後，它們便想法分化它，不但在地理上分化非洲，還要扶植一幫非洲人來對付另一幫非洲人。

一三一．這是一個帝國慣常採取的手段。甚至在聯合國，亞非國家一向對於多數問題雖然十分團結，現在便有人極力設法阻止它們的團結一致。誠然，過去帝國常靠分而治之的政策來維持，可是分而治之政策的新版本卻是分化及走開。在我國發生的是這樣，在韓國發生的也是這樣。在別的地方也發生了分化的事情，例如中國等便是。因此，不是“分化及走開”，便是“分而治之”。

一三二．第二點是它們挑動人民互相爲敵。我並不是說，凡是支持帝國的一定便是個壞人或不道德的人——這種人自以爲他們是在爲善。我認爲天下最壞的事情常常是作惡而自以爲是在爲善的那種人幹的。這是在這方面我想要說的話。

一三三．現在我們談一談這個情勢的法律方面的問題。我們的第一個大前提是秘書長——我說的是秘書長這個機關而不是某一個人——勢須重新檢討這個問題。這事實上是一個繼續不斷檢討的問題，但是，不

幸事情演變迅速，令人趕不及。我們必須重新檢討這個問題，取一個簡單明瞭的看法。

一三四．如果聯合國的任務是維持法律秩序，那麼我們怎能藉不法分子來維持法律秩序？因此，這不是一個解釋剛果根本法的問題——我不知道有誰能夠解釋那個法律；那項法律的制定本來便不高明。我國政府決不會來到這裏，主張安全理事會的任務是解釋法律問題；那是憲章不容許的。但是我們要想維持法律秩序的話，我們便需要得到對方的同意。

一三五．過了這種情勢，我國政府要特別表明我們不願捲入人事的鬭爭。剛果的唯一合法當局是共和國總統、議會、議員和依照憲法任命的人員。在這裏我要請聯合王國代表注意我們的立場；這是我們已經通知了他的。我們承認卡沙扶布先生是剛果共和國元首，但是承認他的地位並不就是說我們接受他對他自己的職務所作的解釋。

一三六．世界上對於地位與職務的分別知之最清的首推聯合王國和聯合王國的政治思想家；若干年前聯合王國的一個大政治家便說這是一條金科玉律。當他論及當時的自治領的時候，他說地位平等並非職務平等。依照同樣的道理，單因爲我們承認卡沙扶布是國家元首，對他致應得的禮遇，並不就是說我們承認權力的篡奪，並不就是說他可以獨擅大權，置議會於不顧。我們認爲議會才是合法的當局。我相信如果當日剛果是一人專政、一人唯我獨尊、唯一人之利益是視的一個國家，安全理事會便決不會一致決議去幫助它。

一三七．今日的局面怎樣呢？議會沒有了。有人說議會被合併了，有人說休會了，有人說取消了。剛果共和國的根本法不容許議會休會至一個月以上。因此休會是違法的。這無疑是從比利時學來的，因爲這又是同樣的戲法，和我剛才所說的撤兵把戲一樣。

一三八．例如，某些文件須有部長簽字，方才合法，於是爲使文件合法起見，便教一個部長簽字，而那個部長本人便是不合法的。總理的任命未經議會核准，所以是不合法的。真總理的撤職從未得到議會核准。因此，他只是一個事實上的總理，是卡沙扶布的一個部長。這是一個宮廷政府。我把它認爲是這種政府；但是一個不合法的人的核可不能使一個文件成爲合法。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一三九．卡沙扶布先生在十一月十六日隨函附送一文中論到憲法，對我們說了下面的話——我想敬請美國代表團加以注意：

“根本法所給予剛果的機關制度不適合國家的社會政治現實。爲此緣故，剛果共和國的地方當局想把這些機關加以修改，充分注意剛果的統一與領土完整，計及根本法的缺點及宣佈獨立後數月以來的經驗。”¹

可是這裏沒有說這種修改應採合法方式。他說的是這個憲法“…不適合…社會政治現實”，因此“我要把它修改”。

“這是個機關制度問題，只有剛果當局遵照人民的願望，可以解決。”¹

這是完全不錯的——祇要他知道誰是剛果當局和怎樣查明人民願望。

“所謂議會被悍然封閉的謠言必須加以駁斥。議會無法集會的主要實際困難是魯孟巴先生的黨羽釀成的紊亂不安局面使各省議員無法返回雷堡市。”²

我們的看法是，不論紊亂局面是魯孟巴的黨羽或是莫布土的黨羽釀成的，國家的政府都須負責。要是不負責任的話，那就是說法令不行了。

一四〇。憲章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任何一個會員國都應當能夠履行它以一個政府的名義所承擔的義務。如果法令不行，那麼那便是一個木偶政府，不能稱職。這個困難只有變通憲法、對於各省權利予以有效保障，才能解決。

一四一。我想 Sir Patrick Dean 一定不會介意我告訴大家在我住了很久一個時期的國家常聽人說的一句話：上等人與板球戲員的不同在於上等人按照規則打板球戲，等到快要輸了便把規則改掉。板球戲員——那些可憐蟲——卻必須照規則打球。他們是受僱幹這事情的，所以談不到快要輸了便改變規則。

一四二。卡沙扶布先生接着說：

“議會當然有權控制行政權，必要時不予信任。但是它沒有權因總理的請求而把政府已被褫奪的特權繳回政府。即令它有這種權力，也必須於新政府受議會兩院批准時以法定多數的核可而行使之。”³

一四三。我不打算一一念下去；這些話都載在那一文件之內。總之，總統堅持前總理沒有得到信任票，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五，文件 A/4577，附件，第一段。

² 同上，第十三段。

³ 同上，第十四段。

至少議會投票的結果是對他不利的；他說結果是六十票對十九票；要想合法，總數必須是六十九票。這並不是甚麼新的算學。讓我告訴各位這是怎麼一回事。結果是六十對十九；魯孟巴先生在下院得了六十票，反對他的共十九票。在上院，我想票數是四十對二。卡沙扶布先生說六十票不够三分之二的多數。但是再查憲法，你就看出憲法說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出席總數是七十九，其中六十人投了贊成票；所以這樣算，這個數目不但是三分之二的多數而且是絕大多數贊成魯孟巴先生。因此，這種作法是不合法的，不是安全理事會所可裁斷的問題。但是這種作法事實上是說：“這憲法不合我意，不合社會政治現實”。這是一個獨裁者說的冠冕堂皇的話。因此，卡沙扶布雖然藉憲法取得政權，一旦取得政權之後，他卻一脚把憲法踢開了。

一四四。於是便發生了憲法要是改變了，政府是不是仍然是合乎憲法的政府的那個大可辯論的問題。我國政府承認他是國家元首，並且因爲我們尊敬剛果人民和剛果人民主權的代表，我們仍然對他表示一國元首應得的尊敬。但是若說因此無論甚麼違反憲法的行爲都是合法的，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一四五。目前形勢的另一面是前任總理、前任下院議長、前任上院議長全被監禁了。他們之中有的換了邊；政治上改變立場，並不限於剛果。那是政海浮沉，常有的事情；我想這在一個高度發展的國家像聯合王國是叫做“到會議廳那一邊去”的。但是這還不止是那樣。再過一千年，人人都要那樣作的。或者，你若不很想“到會議廳那一邊去”的話——主席先生，我想你們俄國是不那樣作的——那麼你可以坐在走道下手的議席。誰要是到聯合王國下院看一看的話，便會看見兩邊前面都鋪了紅地毯。這並不是敬重議員的意思，而是因爲從前他們常常打架，所以定下規則，誰要是腳踏紅地毯，誰就犯了規。這就像管象的人把一根小棍放在象腳上，不讓它走動一樣。

一四六。總之，要點是這些規則是不能這樣改變的。共和國總統說，他贊成議會議員的安全與行動自由的必要條件一旦重新建立，便重新召開議會。我們何不把他的話信以爲真呢？我們何不要求那些對他一定很有影響的國家勸他設法建立議會可以開會的條件呢？這是關於情況變遷問題我所要說的話，不幸時間過得太快，我無法更詳細討論那個問題。

一四七。我現在要談一談除非尊重法律，便不可能維持法律秩序。如果現今當權的那班人，我們不得

不與之交往的那班人，其本身地位便建立在毀法滅紀之上，而且不僅如此；他們還要說這是天經地義，那麼便無從維持法律的尊嚴了。在這種情形下，秘書長和秘書長委派的人員便不能對維持法律秩序這件事抱持好像在真正議會政體下解釋刑法的那種態度。這不是聯合國去到剛果的宗旨。

一四八。可是，所有那些都已被莫布士先生的出場破壞了。我本人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雖然我是我國的國防部長——我不願人們把我現在說的這一番話解釋成我們想要消除莫布士。要是那樣解釋，便等於說我們有意挑動暴亂了。莫布士是剛果軍隊的一個上校——至少他還顧全體面，沒有爲他自己上封號，叫他自己爲將軍。但是他的地位只是一個參謀長。他並沒有政治地位。可是，他實行政變；取得了政權，而對於他那非法奪取政權的事情，國家元首不論說是承認也罷、核准也罷、追認也罷，總之是認可了。那就是說這實是假手政變奪取政權的政府。其目的無非是可以讓美國和聯合王國說國家元首符合了憲法的全部要求。

一四九。現在談到我的第二個論點。我國政府認爲我們不能因爲情勢惡劣，便制定惡劣的法律。我們不能把憲章置於不顧。可是我們有權對秘書長說，必須注意憲章的全文，其中每一個字都十分重要。對於一篇容許參照變動的環境來作解釋的文獻，這尤其是必要的。

一五〇。爲解釋憲章起見，我們必須認清我們對付的是甚麼病。在這裏 Mr. Hammarskjöld 對我很有幫助。他說：

“剛果陸軍參謀長的政變，引進了一個新的因素”——因此情況變遷了，*rebus sic stantibus*——“使局勢更加複雜……軍隊的捲入政治”——我想“捲入”未免太輕了一點；“衝進”也許比較來得貼切一點——“構成了一種新的對於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事實上也阻遏了和平的政治活動。”〔S/4557，第一一八段。〕

我強調“一種新的對於和平與安全的威脅”這幾個字。我們不是在這裏審問秘書長，但是在這方面他是我可以援引的最高權威。我們不附和對秘書長的職守或對其本人的任何攻擊；政策也許是對的，也許是錯的。事實上秘書長很有雅量，他承認無論他或是秘書處都不是永遠沒有錯誤的。

一五一。Mr. Hammarskjöld 說決議案〔S/4387〕“沒有明言聯合國軍必須維持法律秩序，但從上下文看

來，顯然那是它的主要職務”。在這裏，我可以這樣回答：實踐成爲法律，是普通法上的一個定理，對於國際法同樣適用；例如，兩人定一合同，約文縱不妥善圓滿，只要實行下去，它便成了有效的契約。目前這個問題也是同一道理。Mr. Hammarskjöld 接着說：“安全理事會決議的法律理由是和平與安全受了威脅”——這不是 Mr. Hammarskjöld 嚮壁虛造的話而乃是他一貫的看法——“而這次威脅乃是比利時軍隊介入剛果的結果；比軍的介入據說又是起於該國內部到處的秩序紊亂”。〔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二十五段。〕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爲此舉係以對於和平及安全的見解爲根據，必須據此來解釋憲章。

一五二。據 Mr. Dayal 說，現在剛果執政的是一個專員團——我不知道這班專員是要進大學去呢，還是剛從大學來的。Mr. Dayal 說：“專員團是沒有經驗的青年學生組成的”——這樣說，對他們並沒有不恭敬的意思；有時候，年青學生很能幹，何況年青也不是罪過——“他們標榜的目的是維持行政事務於不墜，但從聯合國努力的觀點來說，卻造下了獨特的問題”——我可以說這是我們早已見慣了的。Mr. Dayal 接着說：

“這些年青人的左右時常跟隨了”——可怕之處便在這裏——“許多比利時顧問，其中有的是他們的師長。其必然的結果是這些專員寧願聽從他們的導師而不肯與聯合國諮議合作，許多部的聯合國諮議到處碰壁，一如有人築了一堵牆阻擋他們。事實上，他們不依照他們宣佈的宗旨與聯合國技術協助團合作，反而實際抱定決心去反對它。他們的沒有經驗，沒有條理，他們的易受外人影響，加上喜歡發表矛盾的公報，於是添出了新的遲延、混亂與離析的成分。由於這些因素集合起來的結果，混亂的行政與經濟情勢便到了瀕於崩潰的地步。”〔S/4557，第一二一段。〕

一五三。我還從報上看到，據說加拿大某方說，因爲比利時當局的反對，聯合國技術協助已無法進行。換句話說，每次提出一個技術援助計劃，無論是汽油、煤或任何其他物品，總是遭受強烈的反對。甚麼事情都辦不通：爲了帝國的既得利益，定要把聯合國排擠出去。是以即在技術協助方面，我們也碰到了那種局面。

一五四。關於此事，Mr. Dayal 說：

“在純粹技術方面與專員團有所來往，以便繼續進行現有技術協助方案，並非承認專員團爲一

合法政府”——換句話說，聯合國沒有承認專員團是一個合法政府——“因為專員團的存在在根本法上沒有任何根據。專員團的專員係剛果陸軍參謀長”——即莫布土上校——“任命的，後由國家元首正式授職，而此舉立即遭受了參謀長的批評，說是‘越權’行爲，因為他已經把國家元首‘中立化’了。”〔同上，第一二三段。〕

一五五。成立這個專員團的理由是政治中立化了，換句話說，把行政事務放在政爭範圍以外了。那麼這些專員應當是客觀、博學的人，很有理想的年青人才是——也許要是沒有那班顧問，他們的理想便要高一點——然而我們卻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這一批人並不祇是一個政治工具。那就是說政爭並沒有排除。我剛才說過，我們作為世界上的一個公民，對於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解放了的國家的青年，十分關心；他們的前程不論從剛果或整個非洲的發展上說，都是不可限量的。它們對世界的貢獻全靠新起的一代人，剛果尤其是如此；在那裏比利時人在不久以前他們主持一切的時候，還認為沒有讓青年人受高等教育的必要。

一五六。Mr. Dayal 接着說：

“在目前混亂的政治局面之下，獨有兩個機關的根基仍然存在，即國家元首一職和議會。”〔同上，第一二七段。〕

這也是我們的看法；我們很高興我們可以對這篇報告書的這一點表同意。

“早先所說不干涉與安全的最低限度條件如果能够建立起來的話，那便可以打通國家各方領袖以這兩個機關為媒介而求和平政治解決的門路了。”〔同上。〕

這就是說，儘管發生了種種的事故，如果國家元首能够依照憲法的規定，通過各部部長及議會的機構，依法行使職務，那麼這個國家元首，作為剛果國格與人民主權的代表，不但可以大有造於他的國家，而且也值得我們大家極度欽敬了。但是如果這個國家元首要想把憲法沒有交給他的職權據為己有——而依我看來，剛果根本法比聯合王國的不成文法和我國的傳統佔有相當地位的成文憲法都規定得嚴格多多——那便不同了。在剛果根本法裏，對於國家元首是有明文規定的限制的：“國家元首除非議會如何如何，不得如何如何；除非部長同意，不得如何如何”。因為它是一個拉丁式的成文憲法，在這方面較為合乎邏輯，所以地位雖須尊重，而職務則否，這是毫無問題的。

一五七。和平與安全受了威脅這句話如果不錯的話——關於這一點我想是不會有誰要和我爭論的，因為我還沒有聽見 Mr. Hammarskjöld 說過一句反對的話——那麼，印度政府認為一如它在此地所發表的意見，聯合國必須留在剛果進行工作，否則便必須另作別的打算。

一五八。我們認為聯合國倘若撤出，不但對於剛果而且對我們大家，都是一大災禍。這還不是一個丟臉或喪失威信一類的問題。聯合國的立場是，偉大的非洲各國的能力應當予以發展而不要受此方或彼方兜攬招納或成為一種經濟上討價還價的目標——所有那些行為都應當去掉；否則所有技術經濟發展大計、非洲的復興、它的兩萬萬人民和廣大土地的發展，都將無法實現。

一五九。因此，我想請各位注意一下憲章第十四條的規定：

“大會對於其所認為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論其起原如何，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載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而起之情勢，得建議和平調整辦法，但以不違背第十二條之規定為限。”

這裏有四個字是這條的關鍵，即“任何情勢”。它不說“任何爭端”、不說“任何戰爭”，而說“任何情勢”。誰也不會懷疑剛果有一情勢，因為否則，我們便不會在此開會了。從句子的構造，可知“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是二者皆可的意思。“公共福利”指的是人類如憲章弁言內所說“我聯合國人民”的福利。而剛果人民乃是聯合國人民的一部分。

一六〇。我國政府認為第十四條適用於這個情勢，那裏的確有一個“情勢”，並且我們無須計較“起原”，雖然我也認為在某種情形下，不問“起原如何”，縱然它純粹是一個無政府與混亂的情勢，因有“違反本憲章所載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的情由，聯合國也應當干涉。

一六一。因此，從第十四條，我們回到第一條，聯合國的宗旨，即“採取……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它不說兩國發生戰爭時對於和平之威脅，而說“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

一六二。我國政府認為，不管在秘書長報告書中若干地方說了些甚麼話，侵略行為仍然沒有停止。只要那裏有比利時軍隊，不論他們是在冷藏室裏也好，作

技術協助也好，或是紮在盧安達也好，侵略便沒有停止；而且斯坦利市就要發生的和雷堡市已經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是對於和平的威脅或和平的破壞，是甚麼呢？再者，第一條還說到“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其所說的情勢是複數，不是單獨一個情勢。

一六三．如我先前所說，憲章必須從通篇來看。參照憲章所載聯合國的宗旨來讀第十四條，這個問題便輪廓昭然分明了。因此對於有逾越憲章的危險之說，我們礙難苟同。我國政府是決不會贊成逾越憲章的。我們素來主張，曲解條例、曲解規則以求一時之利，終必發生問題。判例失之固執，不良之法律因之而生。

一六四．我們所主張的不過是憲章首先必須按其正當的順序來解釋——我認為“公共福利”指的不只是兩國的福利；二則還要注意“情勢，不論其起原如何”的規定。如果不幸發生了一個情勢的話，憲章在第六章及第七章可資引用的條款多得很多，我不準備一一舉出，恐怕還沒有談到第六章的時候，第七章便早已適用了。

一六五．我之所以說這一番話，是因為不幸在秘書長的言論的某些地方，在報告書的某些地方，而且當然在那些像 Mr. Wadsworth 昨天說的話〔第九一六次會議〕那樣把當前情勢看作一個法律問題的人的全部言論中，他們的解釋似乎是說：不但聯合國武力干涉，甚至和平解決，也都是干涉一國內政。

一六六．主席先生，貴國在現代史上捲入此類事情次數頗多，因此我想請問甚麼時候一件事情是私事，甚麼時候一件事情是公事呢？只有家可以同國分開，國可以同世界分開，才能夠分出事情的公私。請問薩刺基服命案是公，是私？它引起了一次戰爭。歷史上，凡是兩個皇室的兩個人締結姻緣，無不發生糾葛影響；然而這種事情本質上才是家務事情。所以說這是一件事情發生了甚麼樣的影響的問題。

一六七．試一翻閱聯合國的歷史，便知道自從一九四六年九月以來，每次不論誰只要在這裏提議採取進步措施，剷破不平，打破種族歧視或任何別的事情，便有人援引第二條第七項來反對。我們在尊重國家主權上並不後於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國家如果也尊重他國的主權的話。但是二者不可得兼。如果這是一個內政問題，那麼聯合國為何去到那裏？它原是可以運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機構而不派兵的。況且聯合國因為目前還沒有國際警察部隊——它的軍事組織尚在胚胎時期，未如憲章所料執行職務——所以特別為這個目的想出了這個辦法。

一六八．因此，此事之起並非那一個人粗心大意之作，而是安全理事會深思熟慮之後採取的決議。在這裏，我想就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代表我國政府，表示一點意見，想來不致有人認為失當。無論在此地或別的地方，我們都聽到了不少對於秘書長的批評。我們不想為他特別辯護。他很能夠照顧他自己。我想他是當然不免有他的錯誤的；否則，他便是聖人了；但是主要責任在於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既然通過了那些決議案，我們認為安全理事會便有繼續監察這件事的責任。憲章載有安全理事會應舉行定期會議的規定，詳細的訓令應當隨時發出才是。秘書長是行政官——雖然他是聯合國的一個機關，他必須天天奉行職務。我聽見秘書長前一天在大會或是諮詢委員會——記不得究竟是那一個了——說：“請大會負起責任好了；請他們明說要想怎樣辦好了。”因此，既然決議案通過了，要求了會員國不是出錢而是出了人，既然軍隊開進去了，這件事便不能等閒視之。

一六九．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因此如果聯合國罷手退出的話，我國政府一定覺得很可惜，因為不是我故作驚人之論，那一定會引起混亂。那一定要使聯合國威望蒙受損失——而我說的威望還不是那種徒尙外表的威望。在發展落後國家，在像我們那些比較純朴的國家，聯合國不但在政治人物中而且在一般人民之中威望之高是誰也沒有 Mr. Hammarskjöld 知道得那樣清楚的。

一七〇．雖然時間短促，我想告訴理事會一個故事。秘書長訪問過我國。他時常進行這種訪問；兩年前，他想去看一看農村地方。我想，像別政府一樣，我們常把客人帶到特別的地方——這倒不是因為別的地方他們不該去。但是因為我們辦事太雜亂無章了，所以我想他的司機那一次迷失了道路，把他帶到一個本來不在他日程之上的村莊。因此，樂隊啦、歡迎人員啦，甚麼都沒有。村人拿出一把椅子，請秘書長坐下，便開始問他各種各樣關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等等的問題。最後他們問他，“你作這工作，有多少報酬啊？”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國農村共有六十萬個村莊。沒有那個人教他們這樣說，也沒有那個人料到秘書長會到那個村莊去。這是人民的自然反應；雖然我不能代表非洲說話，我相信在整個非洲各地，一般人民對於聯合國觀念和它的宗旨都有一種熱情的反應；那是一筆不可虛擲的資產，而且對於這一點倘若採取一種冷酷刻薄的態度，那便是再可怕也沒有的事情了，因為那恐怕就要引起種種的衝突。

一七一。所有這些我想我現在也無法詳論。因此，我們又回到該作之事的問題。關於解除剛果軍隊武裝的問題，大家在這裏爭論甚烈。把一個不成其為軍隊的軍隊解除武裝的問題，好像剝去一個主教的法衣一樣，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但是首提此議的不是我們。是秘書長最先談到解除剛果軍隊武裝的。他在九月七日關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實施情形的第四次報告書中說：

“...現在應將重點放在根據世界人權宣言及防止暨懲治殘害人羣公約的精神，保護平民的生命上。這或許需要把由於目前環境，成了重新建立法律秩序以維人民利益及國家安定之障礙的那些軍事單位，暫時解除武裝。”〔S/4482，第十二段。〕

一七二。在另一個地方，他說解除軍隊武裝，是經過了剛果人民的合作而實行的：

“...在聯合國剛果工作的最初幾個月中，剛果保安隊”——這個名稱很奇——“改稱剛果國軍之後，大部分仍不活動，有幾個地方剛果國軍的單位並與聯合國取得了協議，自動地解除了他們自己的武裝。”〔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三十八段。〕

除了很多比利時技術人員以外，那裏既有兩萬職業軍隊——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我們很難明白為謀現在混亂不安的局面下的安全，為甚麼還需要另一批人。

一七三。我十分同情，也很能瞭解我們這位年青的剛果朋友所表示的立場，即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被逼迫解除武裝；但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遵從秩序的要求，遵從國際組織的要求。我們便是這樣。要知道我國便有若干地方，根據國際安排，我國軍隊避開不去。這並不是說我們的主權被征服了，而只是說沒有這種協議，便不能有國際秩序。談到完全控制剛果全國的問題，縱然撇開至少自稱維持了相當權力的卡坦加，這一點決不可忽視。我準備稍後再談解除軍隊武裝的問題。

一七四。關於前總理橫受虐待之事，各方頗多議論。我不想議論此事，因為一則我國政府主張把此事看做一個制度問題而不要把它當作人事問題；但是，魯孟巴先生在議會中擁護者最多，卻被非法革了職。如果恢復法統的話，也許他可以發揮領導作用，幫助維持秩序，也許他便要露馬脚。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以召開國會為宜。

一七五。秘書長——我想是他，要不，便是美國代表——談到了審判與法官的問題。我們的年青朋友剛果代表也談到了剛果法律及法律的執行。但是根本法的第六十六條說：

“議會兩院之議員，除現行犯外，在屆會期間非經其所屬之院許可，不得因刑事罪過施以控告或逮捕。”

換句話說，這件事毫無根據；那一條又說：

“屆會結束後，議會議員須經其所屬之院之議長許可，始得逮捕...”

但是既然上下院的議長均在獄中，這件事如何能夠得到許可？

一七六。十二月五日秘書長致函卡沙扶布總統說：

“公認的法律和公共自由的基本法所闡揚的法定程序觀念，在這裏特別重要。”

我不揣冒昧，敢問秘書長，他怎麼能夠寫出上面一句話，同時卻說“剛果的法律不干我們的事”。Mr. Hammarhjold 接着說：

“我指的特別是逮捕狀之必須具備與必須合法、及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必須將逮捕理由及正式詳細罪狀通知被拘人犯；除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案情並依照犯罪時法定程序辦理外，不得加以追究、處罰；被告得選任其辯護人並有完全平等的權利由獨立無私的法院予以公平及公開審訊，以裁判對他的任何刑事控告。”〔S/4571，and Add.1，附件貳。〕

一七七。現在請看卡沙扶布總統的答覆。在十二月七日——換句話說，在他來到了這裏以後——他給秘書長的信中，他說：

“...若不是整個司法機構大部分因為魯孟巴先生自己的行動和他設立的特別法庭的行動被破壞了的話，司法機關本不難依照文明國家通行的規則舉行審判。可是這正是我們將來的主要工作。”〔同上，附件叁。〕

但是，縱說他的前任總理破壞了司法機關——其中真相我不得而知——兩個非永遠也不會變成一個是，這是我們將來而不是現在要注意的事情。

一七八。Mr. Dayal 在他的報告書中說：

“...司法機關名存實亡...因為沒有法官，被捕之人不是被放走，便是無限期地在獄中或禁錮之處苦度光陰...”

“...他(莫布士)的軍隊雖未正式把司法機關的特權和警察的職權據為己有，軍隊的人員常常篡取這些職權。他們以法官自居，不顧國家法律，擅自決定何種行動他們可以容許，何種行動他們

不容許。何人應當監禁、拘留、監禁多久及條件如何等等，全憑他們一手決定。”〔S/4557，第五十八段及第六十四段。〕

換句話說，當我們談到法定程序的時候，我們必須先確實知道法律受人尊重，機關合乎法律，而且普通司法機關縱受限制，照舊行使職務。

一七九。現在的問題是在斯坦利市可能發生些甚麼事情——關於這一點，我要再度表示我希望秘書長注意一下我國政府想說的話。一方面，那些人質的處境十分可怕；另一方面，聯合國軍也可能與莫布土上校的傘兵發生爭執。要是莫布土上校有多餘的傘兵，他便應當同聯合國軍合在一處。此外還有利用烏隆提為活動根據地，以及大量供應軍火武器的事情。因此便發生了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怎樣辦的問題；雖然我相信我國政府有權提出決議案及同類的建議，卻不打算有此種舉動。我們承蒙安全理事會惠准在此出席會議——雖然我們也許有權出席——所以我們不願濫用給我們的特權。

一八〇。我們想要表明，在必須立即採取的行動之中，我們作為聯合王國的一個友邦和國協的一個會員國，有權請求它利用對於它的北約組織盟邦的影響——從前我們一度請它對葡萄牙施用它的影響，未能奏效，但是我希望這次卻能夠成功——盡力與它的北約組織盟國一同設法確保在比利時製造的或受比利時控制的軍火，無論是否歸北約組織公用，從此之後永遠不得流入剛果；而且以前比利時為帝國時留在那裏的軍火也應當全部收回。此外要作的事情是，在剛果自己境內，創立一種不同的空氣。在這裏，我又要繞一個小灣子，談一談干涉內政的問題。

一八一。由於情況的變遷——我應當說由於某些情況的改變——我以為大會已經干涉了剛果的內政。我國政府認為這事很可惜，因為它恐怕會被他人所誤解。我們以為若不是因為大會憑它的智慧，聽任事態演進，犯了錯誤的話，目前剛果境內特有的以及這一兩個月來發生的那些過甚行為，便不致發生了。關於讓此方或彼方的代表團在聯合國會所代表政府的事情，大會本已決定〔第九一三次全體會議〕此事既有困難，應當不作決定；隨後並曾通過一個動議，暫將這個擱置，直待大會某些會員國能夠親至當地查明此事，再作決定。這是大家議定的事情。我現在並非提出這在程序上是不是正確那個問題；不管程序上是否正確，大會決議的精神被違反了，卻是毫無疑問的事情。正

因這個緣故，那班本來在法律上沒有根據的人，才因為他們之加入聯合國，而現在得以掌握權勢了。

一八二。我們固然不願剛果的議席永遠空着；但是我們也同樣不願造成像現今中國議席那樣的一種局面。因此，在這班人的頭上塗上一圈聖靈之光的辦法，對於法律和秩序，沒有幫助。

一八三。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說，我們不得干涉一國內政。但是，如果違反憲法成立一個不合憲法的政府，而竟予以承認，試問這是不是聯合國干涉剛果內政呢？這才是干涉剛果內政哩。我們設法抱持這樣的看法：即在斯坦利市發生的暴行比任何別處發生的暴行一樣的壞，甚至還要壞些。不應當有兩個是非標準。

一八四。美國代表已經說明了他對此事的立場；他說：

“至於魯孟巴先生在剛果共和國政治制度裏的地位，這是一件祇有剛果政府和人民自己可以處置的事情。這是一個屬於剛果國內管轄的問題，非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所得裁斷；無論安全理事會或大會都沒有權偏袒內爭雙方的某一方，干涉一個聯合國主權會員國的內政。”〔第九一六次會議，第十七段。〕

這個意見有一部分是我們贊同的；那就是說，應由剛果人自己決定要誰作總理；彈劾總理也好，吊起他的頸頸把他絞死也好，革去他的職位也好，都是要由他們決定的事情。但是剛果之獲准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其條件畢竟是它必須尊重憲章，政府有踐約的能力。他們必須履行他們的責任。

一八五。因此，如果有了此方或彼方佔便宜的問題，便應當不要在內戰或同內戰沒有多大分別的情勢尚未終了的時候要證書審查委員會決定這個問題，而應當遵守大會早先的賢明決定，暫時不作決定才是。

一八六。我現在並非要在事後挑剔大會的決議；那些決議是以很大的多數通過的；不但擁護者數目衆多，而且他們對民主機關還都具有莫大的信心。當時支持這個決議的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這是我決不懷疑的，因為他們乃是民主世界——有一部分他們稱為“自由世界”——的前驅或偉大領袖。而共產主義國家也自稱為“人民民主國”，所以可以說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接受這個決議。

一八七。因此，對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異議。我們不可能有異議；倘有異議的話，便不對了。這個問

題完全要由他們去決定。但是若說這有甚麼法律根據，便難以明白了。在這方面，我完全贊同 Mr. Wadsworth 說的話，即剛果的政治制度完全是一個應當讓剛果人民自己去解決的事情。那也正是我們說的話：讓剛果人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說“召開國會”。

一八八。那是可辦的事情之一。Mr. Wadsworth 後又表示希望凡事均照通例辦理。他說美國政府已從中努力，經過美國大使“…通知卡沙扶布總統和莫布土上校，說美國政府盼望前總理魯孟巴受到人道的待遇…”，雖然他們還沒有能夠從紅十字得到報告；又說他們希望“…他能夠得到公平的審判”〔同上，第二十段〕。但是局勢到了這一地步，司法機關蕩然無存，整個行政制度無非是一個非法總理簽字認可的一紙命令所造出的，這時候卻希望他能夠得到公平審判——從那種行徑怎能產生法治來？也許這卻是聯合國習以為常的事情，因為他們以為和平可以從戰爭生出來。

一八九。此外，Mr. Wadsworth 的講詞還有下面一段：

“據美國的意見，朝這個目標可以有很顯著的進展，如果聯合國全體會員國”——讓我再讀一遍：全體會員國——“都完全支持並承認被視為剛果剩下來的僅有的兩個機關之一，即總統卡沙扶布如果它們全力支持總統卡沙扶布為恢復剛果全國的法律秩序而作的努力。”〔同上，第二十四段。〕

一九〇。我從這一段看到的是，前半段說有兩個機關，但是在講下去的時候，卻困倦了，卻把一個機關忘掉了，於是便只剩下總統一個機關了。我們完全贊成若干代表在此發表的意見，即現在只剩兩個合法機關，我們可以與之來往：議會和總統。總統是我們承認的。我想我們各國的大使便是向國家元首派遣的。但是那句話的含義可能見於實行。

一九一。隨後又有一段——我之所以引徵這些話，是因為我對於美國代表和他們的同事之忠於法治觀念，十分欽敬。他們在那方面曾對世界大有貢獻，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為一時私利，輕易把它放棄。且讓我引徵他的話：

“我個人十分誠懇地相信，我們不可單以我們自己的聲威，東西思想之間的任何爭執，甚或剛果國內這一派或那一派，這一黨或那一黨之應否上臺下臺為念，而應當以剛果人民為念。我們應當切記，我們越增重剛果人民的困難，我們便越有

使剛果人民易於自相殘殺的危險。那顯然不是設立聯合國來作的事情。我們應當緊記我們依憲章所負的義務。”〔同上，第二十九段。〕

讓我鄭重表明，我們對於這些話句句贊成。

一九二。現在讓我引徵四國決議草案〔S/4578〕的另一個贊助人所說的話。義大利代表 Mr. Ortona 在第九一六次會議對我們說，共有四點應當加以考慮；我們是很願考慮的。他說，“據我國代表團的意見，第一我們必須努力用盡一切方法制止強暴”。我國政府茲願表明，我們完全贊成這項意見。Mr. Ortona 接着又說：“像國際紅十字會那樣一個大公無私、十分受大家敬重的組織，在這方面，可以大有幫助”。對於這個意見，我們祇想加上一句話，即國際紅十字會應當到處發揮作用，不應當僅限於若干地方。

一九三。Mr. Ortona 隨後論到了“尊重人格尊嚴及保護人權”等別的問題。所有這些主張，如果也到處實行，不分彼此的話，便都是很好的主張。

一九四。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甚至不談解除不解除軍隊武裝，先在剛果創立一個多少容納這種和平建設主張的局面；如果我們設法制止強暴、終止那種甲方扣留人質，乙方毆打政敵的行為——我國政府深盼各大國以我們進言的精神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如果那些聲勢強大、與現時剛果當局接觸較多且現時剛果當局曾受其幫助之惠的國家，居間努力——我相信如 Mr. Wadsworth 在這裏說的，那些國家確實居間努力了——如果那些國家肯這樣居間努力，私下或公開警告他們——不管他們是誰——不要再有毀法滅紀、強暴的行為；同時，如秘書長說的話，如果那些國家能夠勸服剛果陸軍，也就是說勸服莫布土先生——因為據 Mr. Wadsworth 說它們現在承認了莫布土先生——勸服他同意解除武裝，或許我不應當說“解除武裝”，而應當說同意剛果陸軍守中立或停止活動——我倒主張給他們休假三月，或與之相仿的辦法——如其成功，就比逕自解除武裝好得多，因為解除軍隊武裝很可能會引起前已說過的那種反應——如果這幾點都能做到的話，我們認為，朝我們目標的實現便可以大有進展了。

一九五。他們的朋友很可以勸告他們，說那個地方還有別的軍隊，兩軍相遇之時可能發生禍患。為甚麼把它叫做剛果國軍呢？秘書長的報告書講了兩件事情。他講到了私人軍隊——那是他用的字樣——和軍隊干涉政治。如果那些國家能夠這樣應用他們的影響，

使剛果軍隊像聯合國出兵以前那樣回到兵營裏去，那對於時局一定大有幫助。

一九六。其次，我們都還記得義大利大使說過，我們應當懇請各方不要有暴烈行動，也不要挑撥這種行為。我想聯合國在這方面樹立的榜樣多半會產生很大的效力。

一九七。我們並且認為爲使這些辦法發生實效起見，凡對關係人能够效力的人，不管是誰，都應當居間調停，以便把這邊的或那邊的政治囚犯全部釋放。這是一國爲了恢復秩序決不可少的一步。只要仍有若干領袖身陷牢獄，黨派之間便會爭而不息，沒有和平可言。所以我們懇請那些對剛果總統——我想事實上是對莫布土——有影響的人，運用他們的影響來爲他們這些本是政治同道的人說合。誠如剛果代表說的話〔第九一五次會議〕，他們本是一起作戰的朋友，不過是因爲一時的困難，所以才決裂分離了。因此，除了普通犯人之外，現在實應大釋囚犯。

一九八。在聯合國方面，也就是說在秘書長一方面，也應當把交付他的任務作一個與現時目標相合的解釋。我已經說過了，這決不是勸人投機取巧。如果我說的還不够明白的話，我相信秘書長自己也一定知道怎樣去解釋。無論如何，對於憲章必須有一個合乎它的文字，合乎它的宗旨，合乎現時情況，而且更要緊的是計及了可能後果的解釋。你萬不可陷入手執虎尾的處境；那樣你既不能放手，又不能繼續拉住不放。因此，我們絕對有權提出這樣一種對於憲章的解釋：它一方面有助於良好情況的恢復，另一方面更要緊的是有助於防止發生和平與安全的破壞那種災患。

一九九。其次，我想指出，聯合國在那裏的使命是維持法律秩序，理由是法定機關的敗壞已經造成了一種無政府局面，因而建立了私人軍隊的統治。鑒於斯坦利市的情勢等等，最好莫如召開國會。我們承認聯合國無權召開國會，但是我們也承認卡沙扶布先生有權召開國會。我們懇求的是，那些與卡沙扶布先生接近的人應該請他召開國會，因爲國會並未解散。國會召開成功的話，其功勳和光榮都是他的。但是單單發出一紙通知、召開國會，是不够的。還要由聯合國經所有有關方面的同意，把一個地區劃爲中立，以便國會在那裏和平集會與工作，因爲卡沙扶布先生本人便說過，召開國會的一個困難是事實上有這些實力的爭執。這個地區可大可小，隨需要而定，並且不必一定在雷堡市。我想剛果人是學了我們把聯合國設在紐

約的榜樣，因爲喜歡最擁擠的地方，所以把國會設在雷堡市。那事情與我無干。不過，我們認爲，召開國會應當定爲政策的一部，直到國會依法解散爲止。即使要解散國會也必須先開會才能解散。因此，政治犯必須一律釋放，並在聯合國保護下，對於議會議員予以保障。這便是我們想要提出的意見。

二〇〇。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與此同時，對於技術協助和對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各機關的工作的反對以及別的技術人員的競爭也都去掉的話，換句話說，如果本組織內的那些強國願意把屬於剛果的東西，也就是說剛果人民過他們自己的生活之權，交還剛果的話，那麼，剛果這個非洲國家便不再是一個問題，不再是世人擔憂的一個對象了，而將是一個達成了獨立、雖然不幸經歷了一些磨折，但終於能够打破困難並從經驗中得到了不少教益的國家了。

二〇一。我們不是抱了不顧實情的空論家的態度，提出這些意見的。我們認爲不可聽任當前局面拖下去。聽說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友邦已把它們的軍隊撤出，我們聽了覺得十分惋惜。它們的大使既被逐出，被稱爲“不能接受”，而且不但個別人員，甚至整個大使館均被驅逐，除了撤出軍隊以外，委實難以看出它們還有甚麼別的辦法。事實上，聯合國軍開到一國去的一個根本原則是須獲那一個國家的同意。就駐兵迦薩而言，埃及和埃及的對方均表同意；否則聯合國軍便無從去到那裏。可是，我們仍然希望由於秘書長從中努力和他的影響，局勢得以改變，以便在那裏的，不必離開；已離開的，能够再回去。

二〇二。一旦開始派軍事或服務人員到這個地方——而眼前除此之外也很難有所作爲——改變局勢是很難的。但是我們仍盼局勢能够這樣改變，並願向剛果提出呼籲，請它這個聯合國會員國不要以爲凡是對那裏的事情不盡同意的，便一定是反對政府的，或一定是剛果的敵人。我們盼望它好，而且我們說這句話也沒有妄自尊大的意思，因爲我們知道這個國家物產豐富，像我們這位卓越的同事那樣的人才很多，很可以用來一同達到這一偉大的宗旨。這又是我對剛果人或非剛果人都可以說的話。

二〇三。除非把帝國同帝國的工作連根拔去，就無法和帝國斷絕。而帝國不除，那個地方便不可能有和平。有些人說了醫生怎樣在剛果醫治病人啦，怎樣在癲瘋病院服務，作好事情啦一類的話；我很敬重這種人，但願他們聲名遠揚！但是要想說服印度或任何

別一國家的國會議員，說比利時政府統治剛果統治了八十年而沒有能够作的事情、沒有辦的教育、沒有培養的領袖人才和沒有進行的經濟改革，只要傘兵一旦着陸，便都可以作成了，卻是很難辦到的一件事情。比利時身居國外的國民，是不容以比利時鎗炮來保護的。在今日的世界上還要那樣作，便是要在陸地上施行海盜的法律了。

二〇四．因此，我們回到我們這一工作的開端，我希望秘書長能够不但把現在剛果的比國人而且把所有的非剛果人，除在那裏爲聯合國工作或聯合國各機關的人員外，一齊勒令出境。不管法律怎樣——有許多事情可以發生法律應否適用的問題——這對於剛果和平一定是有益的。剛果當局應該可以在這方面予以協助，令他們的海關與移民機關與聯合國一同合作，來阻止外人混入國境。私人軍隊的那班所謂領袖也許以爲外人混入目前對他們是有利的，但是這些人一旦進去了之後，再想教他們出去便不那麼容易了。

二〇五．主席：另外一個奉准列席理事會會議的代表，因爲他不幸不能在明天向理事會致詞，所以要求本席准他現在作一簡短陳述。然後我們便要對我們的下次會議作一決定；我想我們的下次會議應在明天舉行。各位理事倘無異議，本席準備請摩洛哥代表發表這一簡短陳述。

二〇六．Mr. BOUCETTA(摩洛哥)：謝謝你給我一個機會來說明對於這個不但安全理事會而且整個世界輿論都很注意的問題我國抱持什麼觀點。

二〇七．國王穆罕默德五世陛下、摩洛哥政府和摩洛哥人民因爲剛果共和國情勢退化，深感關切與不安。

二〇八．我不願多用理事會的時間，準備發言力求簡短。以前發言的代表，對於目前情勢和它的演變經過，已經有了够詳細的敘述。

二〇九．剛果共和國的情勢已經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階段，隨時都有危及世界和平的可能。這是我們深信不疑的看法；我們並且覺得我們有義務鳴放警報。所有用來掩蓋這個局勢和它的愈來愈加嚴重之性質的巧計與烟幕，都不能也不應矇住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不見這個可悲的事實。這個情勢可能分裂非洲，燃起火藥庫，把全世界投入萬劫不復的悲劇。

二一〇．秘書長已向理事會報告了最近的演變。有些來自雷堡市的報導告訴我們說，總理魯孟巴被捕，多半可使事情返回正常，剛果的建設得以恢復，並使和解委員會可以派去。

二一一．讓我立刻聲明，我們完全不贊成這種看法；魯孟巴先生被捕，橫受非人的待遇，決不會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或有助於和解。魯孟巴聲望日隆，越來越受人民愛重，現在蒙難只會使他更加成爲被割裂並被投入混亂無政府局面的人民、和被覬覦、被重重陰謀圍困的國家的真正代表。

二一二．這是現今剛果的真實情形。因爲後果嚴重，而且可能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才敢於直言不諱。

二一三．當聯合國受了剛果合法政府的邀請，初到那個國家的時候，人民對聯合國的代表無不熱烈歡迎，以爲佔領與壓迫從此告終，以前在剛果視爲常事的那種批面打人的事情從此不會再有了。他們歡迎聯合國人員，希望他們從此以後再不會因爲畏懼傘兵而身心顫搖，法治局面從此確定，他們終於能够靠自己的努力，過他們自己的生活。

二一四．本年八月，在獨立非洲國家會議上，我國在與會各獨立非洲國家中率先強調必須與聯合國合作，並爲本組織在剛果承擔的和平工作向它致賀；聚集在雷堡市的各代表團遂一致通過了一個大旨如是的決議案。那就證明我們深以參加這一行動去掃除殖民主義自豪，並且覺得我們響應秘書長和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的號召，是很榮幸的。

二一五．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現在看見的卻是殖民主義並未完全掃除，過了一段正常工作時期之後，居然開了倒車。不但在卡坦加——假托技術協助，以警察憲兵的方式——而且在剛果的每一個地方，殖民主義都在以種種方式和手段，偷偷地走了回來。

二一六．我們並且很痛心不得不指出無論在紐約或雷堡市都可以看出聯合國的行動有了退步。

二一七．先說紐約：一個多月以來，因爲矛盾迭起、優柔寡斷、躊躇不定及頭緒紊亂的結果，始終未能採取要想挽救已經頹壞的局勢非有不可的迅速有效行動和積極措施。

二一八．事實上，過了一個多月，諮詢委員會和秘書長還沒有能够實施既採的決議；和解委員會數星期前便應當去到雷堡市，至今尚在紐約逗留觀望。人們用一望而知其空虛的百般遁詞來挫該委員會的銳氣，阻止它起程前去。甚至有人以旅館房間和汽車的困難爲言，實則人人皆知這一切都不難找到，而且無論如何只是次要事情，另一方面目前局勢卻需要緊急對策，並應以較爲負責的方式出之。委員會的行期定了數次，每次均未遵守。委員會現在尚在這裏。爲對

這種遷延不進表示應有的抗議起見，有幾個委員已經辭了職，雖然他們本來可以對委員會大有幫助，有他們參加可以加強人們對委員會工作認真與公平的信心。

二一九．第二，我們在紐約看到了一樁最難解的矛盾。大會作了延期辯論剛果問題俾有時間從事和解、不使局勢加重的很有見識的決定之後，不到一星期，全權證書審查委員會便偏袒一方、排斥他方，並以不可思議的輕率，把大會也牽連在內。我們前已邀請大家注意這一行動的嚴重性。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後果，更是證明了我們當時見解的正確。我們那時請大家注意此事，並非希求程序上的勝利或一時的便宜；正相反因為早已料到這一行動反響之可怕，所以我們那時便知道這種勝利或便宜即使得到，也是空的。我雖然十分尊敬那些在大會行使了對這個問題的自由表決權的各代表團〔第九二四次會議〕，卻不能不說那時至今這一段短短時間已經證明了我們也是其中之一的少數方面的意見如何的正確，不過這一點我不願多提罷了。

二二〇．在剛果，局勢一直不停的在退化。讓我再說一遍：逮捕、虐待魯孟巴，不是解決辦法。有人也許說，這是一個內政問題；但是這種說法是怎樣的軟弱，怎樣的充滿了後患。驅逐大使，封閉使館：這種事多麼可以痛心，同國際合作及諒解相去多麼遠。廣施陰謀與多樹黨羽：結果使局勢如何的更加複雜不堪，更加險惡。

二二一．違反剛果人民的志願，一個脆弱而沒有內容的軍事政權建立起來了。面對現實，束手無策，行政遂瀕解體，經濟趨於潰敗，到處混亂，危機已達極點。

二二二．目的何在？結局如何？我們真是迷惑不解，十分憂慮。其中底蘊，早晚終將大白，而且料想多半只會早而不會晚，到那時世人自有評判。

二二三．有些代表團爲了保持值得稱道的客觀態度起見，極力要把問題及問題的解決辦法同人事分開。他們不說卡沙扶布怎樣、魯孟巴怎樣，或莫布土怎樣，而說剛果人民怎樣怎樣，剛果人民的幸福啦，剛果人民的繁榮啦，等等。那是一點也不錯的。可是，既然那樣說，誰是剛果人民呢？要不是他們真正的，以民主方法選舉的代表，無法置疑也無人置疑的參眾兩院議員，誰才是剛果人民呢？

二二四．讓我告訴各位一件我親眼看見的事情。剛果議會與世界任何別的地方的議會並無不同，當它舉行最後兩次會議的時候，我曾經在場旁聽。我聽了

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換句話說，總理魯孟巴先生、副總理季任加先生和青年部長 Mr. Mpolo 的陳述。我聽了擁護政府的議員的言論；也聽了反對派議員自由發表的有力言論。雙方各自說明並且辯護了各自的主張。經過了幾小時的辯論，然後舉行了一次表決。結果國會以壓倒的多數給了那個合法政府一個信任票，命它繼續任職。那才是法治，才是憲政，才是剛果人民意志的真正無疑的表現。

二二五．第二天早晨，國會大廈前面派駐了一百名兵士，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步槍待放，和一輛舊坦克車，上面裝了一架生鏽了的大砲。人民選舉的代表不准到裏面去繼續議事、履行他們的任務。法治的時期收了場。

二二六．眾議院院長和參議院院長致函秘書長特派代表，請他維護法治，使憲法問題可循常軌來解決。結果怎樣？不管用的是甚麼口實——例如說此事是一內政問題啦，等等——事實是自從那天到現在，國會一直沒有能夠開會。國會議員被抓起帶走了，他們的薪津報酬停發了，人民的聲音被箝制了。那是我們傷心慘目親自看見的事情。

二二七．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經過多種努力和接洽之後，獨立非洲國家駐雷堡市各外交代表致函秘書長特派代表如下：

“依照十月六日我們在賴比瑞亞、迦納、摩洛哥、幾內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面前承蒙閣下接見後的約言，我們茲願再度申明，議會特權的尊重、民選代表及公民的往來自由、眾議員及參議員應得報酬與津貼的支給以及銀行存款解凍，均爲可望幫助這個國家的民主機關自由執行其職務的措施。

“我們當時惠蒙閣下保證，說這些問題不久即可獲得解決，茲亦一併表示聆悉。

“不勝欽佩……”

一切都是枉然。民主機關依然行動不得，人民代表也依然橫受迫害。

二二八．還有一點，單是爲免忘記起見，所以我才要提一提：比利時人雖在剛果製造了許多黨派，可是魯孟巴發起並被舉擔任主席的剛果國民運動仍在全國各地都佔多數黨的地位。那個黨在國會裏擁有多數議席，根據一個君子協定，卡沙扶布先生才被舉爲國家元首。魯孟巴爲了國家利益，爲了促進國家團結和鞏固剛果的獨立起見，所以勸他的黨以數目巨大的票

數支持他把國家元首那個職位讓給卡沙扶布先生。某些非洲國家基於對剛果國家團結的同一願望，曾對此事竭力贊助。曖昧不明的勢力現在反把剛果的一切災禍歸咎他們，把他們趕出剛果。

二三九．聯合國在剛果的任務首先是保護人身、財產，維持秩序。我們向來認為維持秩序不單是消極的，防備性的工作，而也含有制止一切侵害自由的行為的意思。除非國家的機關能够正常行使職務，和平與秩序便沒有意義可言。卡沙扶布先生和莫布士先生受到了保護。爲甚麼國會沒有受保護？它是剛果國內任命及罷免國家元首的最高機關。我們認為，法定機關癱瘓不能治事，乃是剛果禍亂越來越深的一個主要因素。這種混亂不安不但危害剛果自己，而且對它的鄰國，對整個非洲，都有危險。

二三〇．聯合國在剛果現有兩萬以上的軍隊，其中三千多來自我國。它並且有成百的技術助理人員。它實在不能盡說那裏局勢與它無干。

二三一．我國十分關心剛果局勢的演變和退化，也十分關心聯合國所要擔當的任務與所持的態度。昨天我國政府發表了下列聲明，現在讓我向各位念一遍：

“聯合國若不改變它對剛果的態度，我們便被迫不得已，不同它在一起而採取行動了。

“國王穆罕默德五世陛下深以剛果的政治演變爲慮，而聯合國似已自行採取了一個與今年夏季爲其所定的方針恰恰相反的路線。聯合國使命的三重目標本是確保剛果達成獨立，維護剛果的完整及保護剛果的合法當局。

“但是現在外國人居然肆意威脅恫嚇，而聯合國略無異詞。原先向聯合國呼籲的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現在反被囚禁獄中。

“因此，摩洛哥國王準備循外交途徑與非洲各國協商，尤以派兵剛果的非洲國家爲然。國王希望經過這種協商，研究並採取一個與聯合國及非洲軍隊的原來目標相合的共同立場。”

二三二．這便說明我國怎樣關心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怎樣殷切的期待從它的審議得到積極的具體結果。現在不再是口說尊重人權的時候了；那是很早以前便說過的話。現在也不是重申尊重人權的時候了。現在問題嚴重已極。我們心中不安，再不能袖手旁觀，任憑局勢這樣危險的發展下去。我們的軍隊既在剛果，我們便不能眼睜睜看着殖民主義和它的幫兇捲土重來。我們響應了聯合國的號召，答應幫助保護剛果的真正獨

立，它的統一和它的領土完整；保護法治和憲政。我們是非洲的一部分，承擔了保護與支持非洲獨立的任務。

二三三．所以今天我們精神上的痛苦和良心上的不安是非常大的。我所希望的是各位能够和我們有同感。我們信服聯合國。我們盼望它成爲和平與正義的一個工具。我們不能容許它掩護不義不法的行為，也不容許它袖手坐視那種行為。因爲我們對聯合國的信心 and 我們對聯合國原則的篤信不二，所以我們在本屆會把我們的一個最嚴重的、牽涉侵犯我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事的問題，提交了給它。我們對聯合國行將干涉我們邊界上發生的那一威脅非洲和平與安全已有六年的衝突，也抱了很大的希望。

二三四．我國因此正在等候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等候它宣佈它爲了制止剛果的目前情勢準備採取的有力措施。

二三五．我們主張聯合國及時重新考慮它的立場。我們既然沒有表決權，只能表示我們希望理事會行將採取的措施可使某些被迫退出某些聯合國機關或把他們派到剛果的軍隊或技術人員調回的友邦重新提出他們有用與必要的貢獻。

二三六．無論如何，我要鄭重聲明，如果局勢依然如故，如果仍然故生枝節、瞻前顧後、推三阻四的話，我國迫不得已，便要非常謙卑地，誠惶誠恐地勉力採取它認爲必須的措施了，那時候希望不要怪我們事前沒有明說。

二三七．主席：有人提議我們這時候便結束今天的工作，而且如各理事國方便的話，定於明日午後三時舉行理事會下次會議。如果不便的話，我們不妨定於明日午後五時開會。

二三八．Mr. BARCO(美利堅合衆國)：主席，我瞭解你提議我們在明天午後三時開會。我相信安全理事會審議剛果問題以我們於星期一上午總務委員會開會之後再開會爲最便。我聽說總務委員會準備星期日上午一清早開會。

二三九．我們在這裏晝夜開會，已經好幾天了，有時候一直開到黎明的時候。再者，非理事會理事國而參加此次辯論的代表團，數目之多也實屬空前，這便不免拖長了理事會的審議。

二四〇．同時我可以說有些延長了我們辯論時間的言論以及有些派了代表就這個問題發言的政府的一般態度，也都不是建設性的。

二四一．倘有在今晚或明天對這個問題作一決定的緊急需要，我一定首先贊成這次會議開下去，直到事情完畢為止；可是，從會上辯論的情形看來，我還沒有能夠看出理事會或非理事會理事國而參加辯論者有這樣一個事情緊急的感覺。因此我提議我們現在散會，等到星期一午前總務委員會開會之後再開會。我知道這可能就是說安全理事會、第一委員會及大會全體會議不免要同時開會，但是，我想，那是我們在這個階段無可奈何的事情。我們到了別無他法的地步。

二四二．主席先生，我因此希望我的提議不致有何異議；如有異議，請主席儘早把它交付表決，以便節省我們剩下來的時間。

二四三．Mr. LEWANDOWSKI (波蘭)：我自然放過美國代表對我們今日會上討論情形所作的判語，以免引起一場爭論，不過關於他說到星期一的話，我想指出排在星期一的會議頗多，因此我們若把會務延至星期一，對於大會，第一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那三個機關的工作，都很不便。

二四四．Sir Claude COREA (錫蘭)：這個消息也許不無小補，即據我此刻為止得到的情報，星期一第一委員會將舉行一次會議。但是，據我的意見，要點還不在此。我想若先說理事會理事國對剛果情勢毫不關心，是不很正確的。我們便十分關心，而且此刻正在草擬一個決議草案，想向理事會提出。爲了這個特別緣故，所以我倒贊成美國代表的提議，即我們應當在星期一午前開會，雖然那天另有別的會議。那樣就可以給我們時間來草擬一個思慮週密的決議草案。如果安全理事會在星期日開會的話，我們仍將草擬這個決議草案，不過我們若有多一點的時間，對我們一定幫助很大，因此因星期日上午開會是很有益的。

二四五．讓我再鄭重聲明，我們對剛果的情勢十分關心，至少爲了紀錄不誤起見，我要鄭重聲明：說理事會理事國不關心剛果的事情，是不對的。我們十分關心。

二四六．主席：若無旁人想就目前的提案發表意見，我準備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的身份，說幾句話。

二四七．我不能不承認，美國代表對理事會討論情形所作的判語和他關於這個項目緊急與否說的話，使我頗爲驚訝。我們認爲，把會上討論評爲沒有建設性，是完全與事實相反的；除了討論當中發表的某些

意見與美國的意見不合而外，我們便不明白何以會有這種評語。不過，一個代表團把凡是與它自己的立場不同的都稱爲沒有建設性，可以說是一個個別好尚的問題。對於會上討論的價值，我想是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的，因爲它並不是我們辯論的題目：我不過是因爲美國代表論到此事，所以才提一提。至於事情緊急與否的問題，在這上面我又礙難苟同於美國代表的意見。從今天和昨天的討論，顯見爲了避免我們在剛果問題上不肯行動所引起的嚴重後果起見，必須採取緊急的措施。因此，在我看來，事情緊急是十分明顯的。我想理事會理事人人都有他自己對於此事的看法；同時我瞭解錫蘭代表想要積極工作，草擬一個理事會決議草案的意思。

二四八．我因此很願意遷就他。我想，要是我們在明天午後五時開會，那也許就可以給他足夠的時間來擬好他說他在草擬的提案。星期一事情很多，我恐怕我們會在我們的工作上發生困難。因此我主張理事會應當在明天午後五時開會。

二四九．爲節省時間起見，我以主席的地位提議我們舉行表決，來決定這件事情。最早的提案是我提出的，我剛才已經說明，主張我們應當在明天午後五時開會。還有一個提案，是美國代表提出的，錫蘭代表好像已經同意，主張我們於星期一第一委員會開會後，再開會。如無其他提案或異議，我們便表決主張我們應於明日午後五時開會的第一個提案。

舉手表決。

贊成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阿根廷、中國、法蘭西、義大利、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錫蘭、厄瓜多、突尼西亞。

該提案以六對二票被否決，棄權者三。

二五〇．主席：現在表決主張我們應於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的第二個提案。

舉手表決。

贊成者：阿根廷、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錫蘭、突尼西亞。

該案以七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二。

午後八時二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u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enez de Quesada 8 40, Bogota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e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 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希臘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挪威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波蘭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o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omica Financiera, 6a Av 14 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 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 ul 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 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 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 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 Schummer, place du Thea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exico, D F

摩納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 E P I, 8, rue Michaux Bellaire, Rabat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 P 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 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e Mene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a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o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 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Mobbokhandel A 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e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a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 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 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z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向本處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 S 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17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 N.

Price: \$U.S. 0.75; 5/- stg.; Sw. fr. 3.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12644
Oct. 1962-100